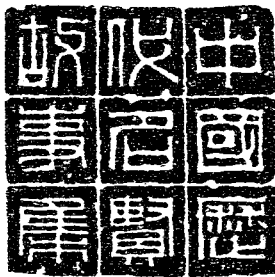




陳其美



呈
果公

印
維
廉

第二輯

歷代賢豪

潘公展編著



勝利出版公司印行



中國農民銀行

圖書館簡則

1. 本館借書時間除星期日及例假外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一時半下午一時半至五時半
2. 借書以二星期為限期滿時欲續借者須先將原書攜至借書處及請其借如管理員審核並無他人需要得酌量展期但至多不得再過二星期
3. 借閱圖書不得圖點批註拆角污損如有以上等情者應照時價賠償

分類號

438.521

登記號

12419

February 1938

MG
K827.6
134



第二輯

歷代賢豪

陳其美

潘世榮

編著

勝利出版社印行



3 1764 7267 2

作者小傳

潘公展先生，浙江吳興人，生於民國紀元前十七年（一八九五年）。早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後任上海大學、國民大學、南方大學等教職。民國九年，任上海商報電訊主編。十四年，任申報記者，其著譯作品散見各報及東方雜誌等。十六年夏，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委員；迨上海特別市政府成立，即任農工商局局長。十七年，農工商局改組為社會局，仍繼任社會局局長。十八年，以上海特別市代表名義，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十一年一二八滬戰之後，辭社會局局長職，創辦晨報，新夜報，兒童晨報等；旋又出任上海市教育局長。廿四年，被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廿五年，社會教育兩局合併，又改任社會局局長。七七抗日戰事既起，為商務印書館主編抗戰叢書，行銷全國。廿七年，中央政府西遷，出任中宣部副部長，並兼任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獨立出版社常務董事兼總經理。卅一年後，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任正中書局董事，並為該局先後主編青年基本智識叢書及憲政叢書；同時集合文化界人士，創辦本社，為本社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五十年來的世界兩巨冊，並與印維廉葉溯中兩君，先後主編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及當代中國學術叢書，無不為青年學子所愛誦。勝利以後，復員來滬，從事文化事業，出任申報館社長，商報社副董事長，新夜報社董事長，上海市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上海市參議會成立，復被推選為第一屆參議會議長，並兼本社董事長。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旨趣

潘公展

國於天地，必有以立。我中華民族，立國迄今，垂五千年，並世國家，其文化之悠久，殆無其倫。近百年來，他從一個堂堂大國，淪為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於是自由懼外而媚外，精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不但外人往往以為中國已無可為，即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策動國民革命，數十年間，民族意識的火炬始復大放光明；而尤其自抗戰軍興，全國軍民在總裁領導之下，作堅苦卓絕的鬥爭，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一的日本，打得日暮途窮，陷入毀滅的深淵，於是全世界人士方矚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

抗戰一開始，總裁就昭告全世界的人士說：「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這「無窮的威力」是甚麼？中國的敵人絕不了解，中國的友邦也未必開始就了解，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恐亦未必都全能了解。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

我們這雄偉壯烈的神聖火箴，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它照耀着東方，也照耀到西方。全世界的人們，在驚奇，在禮讚。不了解的人說這是神祕的奇蹟，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祇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華民族力量之雄厚，是導源於優良的

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新生，一面卻大聲疾呼的要效法「中國精神」。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一語道破，他們說：「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義的價值，過去不無疑惑之處。但時至今日，一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的橫暴相仇，一方感於中國反目態度的莊嚴鎮懾，究竟誰為世界文化的領導者，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

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溶化而成為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更由這種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凝結而為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顯的，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鍊，而創造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在平時，我們是生於斯、息於斯而不自知，可是一遇到國家危急之秋，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便如疾風驟雨，有觸即發，無堅不摧。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是導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我們愈戰愈強的原因在此，我們「威力無窮」的關鍵亦在此。

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中國精神」！

近百年來，如果我們全國上下能够發揮「中國精神」，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把民族生機斲喪殆盡？而最可痛心的，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民族中還不免有

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在長沙三次大捷的消息傳出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了英、美太平洋參戰的影響；而有些人還公然把異邦認做祖國，這真是道地的「文化奴隸」。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而根本質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因此我們文化工作者更應當倍加努力，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中國精神」，並且還要發揚光大；拿這聖潔的火燄，去焚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這是我們編纂這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的主要動機。

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既不是整理國故，也並非懷古幽思，更談不上復古傾向。它祇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貢獻力量，建築小小的基石。我認為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從根救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迎頭趕上。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

有人說，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這種見解，似是而非。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因為多數人的活動，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如夏禹的治水，孔子的教育，秦始皇的統一，成吉思汗的遠征，國父的革命等等，並非一人一姓之功，而是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也不是為某一個人作年譜，而是

着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決不是復古運動，而是含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重大意義，所以就歷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描寫其所以成爲偉人的精神所在，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譬如敘述夏禹治水，僅僅敘述事實，還不如描寫夏禹用甚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因爲夏禹治水的事實，在今天固然不會全部重演，而像夏禹這位民族偉人，有志的青年卻都可以「有爲者亦若是」。有了一位夏禹，已經能够扭轉乾坤，假使有許許多多夏禹，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由此可見本集的任务，雖是檢討過去，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

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不外「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有大德於天下，永爲國人頂禮膜拜者，爲民族偉人；列第一輯。有功勳於國家，或其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爲歷代賢豪；列第二輯。學術思想照耀千古，堪爲我民族文化之結晶或代表人物者，爲學術先進；列第三輯。共凡三輯，都四十冊，如有必要，亦可增減。如此，分讀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爲了普及閱讀，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爲了節約紙張，各書的內容重質不重量，每冊的字数也以五萬字至八萬字爲度。

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由衷的感激，實非筆墨所能表達。現既編纂就緒，刊行有日，講將本人編纂本集的動機和志願，奉告讀者。

自序

自陳先生殉國到今天，恰巧是三十週年。這本書剛好也在今天脫稿，因此我在卷首略述數語，作為我們紀念陳先生殉國三十週年的感想。

我以為我們紀念陳先生，首先應當效法他的革命精神；陳先生的革命精神，最值得我們效法和景仰的，至少有左列數點：

第一、是奮鬥精神。陳先生畢生的成就，無不從奮鬥中得來。橫在他的面前的盡是無量數的荊棘障礙，衝破了一層，又是一層。他有相當高的天賦，但他所以能夠克服那些荊棘和障礙，主要是靠奮鬥精神。他解脫了學徒制度的桎梏，振翮飛去，昂首海上，噓氣東鄰。他一躍而躋身於革命領袖，商大計，決大疑，所在受同志的重視。他不斷地和滿清的官吏及謀探週旋；滿清亡了，接着又和袁黨週旋；和袁軍苦戰。他不時在極端困難的中間，多方張羅，以充裕革命經費，直到殉國為止。

第二、是犧牲精神。要奮鬥，就不能沒有犧牲。真正的革命者，他們的犧牲是無限制的，一切的享受，一切的精力、時間、地位、以至個人的生命，都得置之度外。陳先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生平履險如夷，從不怕死。癸丑以後，親眼看見若干黨人不肯犧牲身命，認為是國家衰弱黨譽墜地的主因，於是更決心犧牲一己，以資挽救。這決心終於給他達成了！

第三，是服務精神。在陳先生的心目中，服務對象亦不容有任何限制。他固然常常接濟同學同志的教育費用，但也曾很慷慨地為一個毫無關係的學校解囊，代償欠租，他畢生致力於本國的革命事業，但也嘗竭力援助各弱小民族，爭取獨立自由。

第四，是創造精神。陳先生曾經創造了自己的前途，也曾參與創造中華民國的前途。有多少次，革命事業好像瀕於絕境，不能再幹下去了，可是經過他的一番規劃之後，又告絕處逢生，由變而通，新發現了一個或數個可以活動的機會。有人說他祇是一個實行家；在實際上，由他的創造力看來，他的理想，正好與他的行動配合，形成他的成功的兩大動

脈。

第五，是想做大事不想做大官的志趣。陳先生曾經做過一年多的滬軍都督，却無時不在懇辭之中。他曾經被任爲工商總長；那是更不感興趣，從沒有到職了。反之，他的思想，總是盤旋在幾樁大專業上面，生死以之：如破除迷信，提倡教育，振興實業，推翻滿清，創建民國，排除帝制等等。

以上所述，本來是中國國民黨所具有的優良傳統。中國國民黨之所以能夠推覆滿清，創立民國，剷除軍閥，乃至領導抗戰，而皆百折不撓，達成任務的，完全是導源於此種沛然不可抵禦的革命精神。這種精神，俱備得比較最多的，就是陳其美先生。

經過八年的長期抗戰，雖然是勝利了，橫在我們面前的，還是無量數的荆棘和障礙。今後建國的責任，還很艱鉅；我們國民黨人，更要發揮奮鬥、犧牲、服務、創造、做大事而不做大官等等精神，憑藉這種精神，來克服一切困難，挽救民族危機，完成建國的大業。那末這本書的出版，在目前是不無貢獻的。

最後，我要對何仲簫同志表示謝意。何同志追隨果夫先生，垂二十年，平時對陳先生的事蹟，搜羅甚富；本人因事務太忙，假使沒有何同志代為搜集整理，則本書一時恐怕還不能與讀者相見。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潘公展識

目次

自序	一
第一章 序幕	一
甲 故事的開始	
乙 地理環境	
丙 家世	
第二章 十三年的學徒生活	六
甲 棄學就商	
乙 自我訓練	
丙 接受時代潮流的洗禮	
第三章 由求學到提倡教育	一一

陳其美

甲 初到上海

乙 拔籤的故事

丙 在長沙

丁 求學不忘救國

戊 對留學界的褒貶

己 念念不忘的子姪教育

庚 調解崇義學堂校產案

第四章 正式從事革命運動

甲 努力創造可以行動的機會

乙 天寶棧之役

丙 組織中部同盟

丁 籌設精武學校

戊 籌辦新聞事業

己 打消上海外人擴充租界的要求

庚 三二九廣州之役

第五章 辛亥革命的成功與陳其美……………二七

甲 武漢起義後的挫折

乙 光復上海

丙 蘇浙光復之役

丁 南京光復之役

戊 辛亥革命的成功與陳其美

第六章 在滬軍都督任內……………三七

甲 滬軍存廢問題

乙 唐紹儀辭職案中的幾個通電

丙 滬軍都督任內措施的一斑

第七章 二次革命……………五十四

甲 從辨奸到防奸

乙 宋教仁被刺與破案

丙 二次革命

丁 致上海領事團的一封抗議書

第八章 陳其美與中華革命黨……………六十七

甲 領受失敗的教訓

乙 協助組織與推進中華革命黨

第九章 再接再厲的討袁運動……………八十五

甲 在東北

乙 在江浙

丙 在西南

丁 肇和之役

第十章 殉國.....九九

甲 犧牲的決心

乙 被刺

丙 身後二三事

目次

五

陳其美

潘公展編著

第一章 序幕

甲 故事的開始

大約六十年前，在浙江湖州，一個隆冬的早晨，陰霾四佈，西北風一陣緊似一陣，人們差不多都關着門靠火取暖，無事不願輕易出門。在城北，有一片草地，大家都叫它「海島」。這當兒，海島上却聚集了一羣孩子，在那裡邊跳邊叫，熱烈而愉快地玩了好久。玩得有些厭倦了，於是有人建議，取了一個火種，把枯草燃着，作一種更熱烈而有趣的玩意兒。剎那間，一大片草燒着了。孩子們有的圍着火嚷，有的竄進火場中間，又回身跳出來，自鳴得意。

忽然有一個孩子的衣服給火燒着了；他的驚惶的呼籲，把同伴們都嚇倒了，大家都呆

呆地朝着他看。胆子小一點的，便一口氣逃回家去。這時却有一個小孩子，鎮定而迅捷地，三步併作兩步，奔到那着火的車子面前，把他推倒地上，隨即把自己壓在他的身上，把火壓熄了。然後牽着那孩子的手，站了起來，連躡連縱地望外跑，終於平平安安地衝出了火圍，都沒有受傷。

這位見義勇爲十分機警的孩子，就是本書的主人翁陳其美。

在這之後，隔了兩年光景，在湖州另一片草地上，有一天，圍着十多個孩子在看幾匹馬吃草。其中有一匹馬忽然丟開了草不吃，昂然地望着一個孩子站的地方跑過來，其他的孩子都替他着急，不期然而然的喊了起來：「其美！馬來了！快跑呀！快跑呀！……」其美也當然看見那馬向他跑過來了，可是他神色自若，望後退了幾十步，看馬兒快趕到了，驀地伏在地上不動。那馬失去了目標，回頭向它的同伴跑去。其美抓住了這時機，毫不放鬆地一躍而起，追到馬後，在它的身上猛力痛擊。馬兒似乎覺得有點兒疼，跑得更快了。其美雖然再沒有機會打它，他的臉上却已堆着勝利的微笑。——這也是其美的故事。

在這本小冊子裡，讀者還可以看出不少關於陳其美的有胆略有熱忱而富有革命性的故事。現爲便於研究他的出處起見，且先寫幾段有關他的故鄉和家世。

乙 地理環境

陳其美，字英士，民元前三十五年（清光緒三年丁丑）十二月十五日卯時，誕生在浙江湖州府學前。

湖州府，置於明朝，清代因之，治歸安烏程兩縣。民國廢府，併歸烏兩縣爲吳興縣。吳興是浙西的一個名勝之區：境內河流縱橫，綴着一些或大或小的湖泊，大都水勢平穩，清瑩可鑑；水上帆檣出沒，兩岸田疇交錯，竹木蔭翳，在在都可構成幽靜秀媚的天然圖畫。離城不遠有一弁山，周圍二百里，岡巒起伏，其中以道場、白鵲、雲巢、峴諸峯爲最聳秀著名。湖州人因爲生長在這種山明水秀的地方，他們的形貌性格舉止，便也自然而然的沾染了山川靈秀之氣，清秀明敏。在湖州，我們也可以看見一二名山大川，如東西天目、的聳拔雄偉，太湖的浩瀚無涯：一則昂首天際，羣峯帖伏；一則吞吐百瀆，噓吸三江。惟

其如此，湖州風土一樣地可以孕育出瑰奇特異之士。以陳其美爲例：他既具有一般湖州人所具的清秀明敏；同時他的特立獨行，浩氣磅礴，又非一般湖州人所能企及。——這與湖州的山水，不能說沒有很大的關係。

丙 家 世

陳其美先世之下居湖州，以二十六世祖纘字邦德爲第一人，卜居地點是在歸安東林山，南離府城五十里，因此稱他爲東林支世祖。到十七世祖應恪字敬山，又由東林遷居府城。

其美的曾祖泰，字蕙庭，吳興名儒，著有靜愛廬詩文集，采入湖州詩錄。本生曾祖豐，字松庭，他的事行，詳載郡志孝義傳。祖父綬，字錦峯，本生祖絢，字廣枚，都隱居林泉，沒有從政。廣枚行五，是一位很講禮貌的人，不問老幼貧富，他一碰到，總是恭恭敬敬地唱坐（卽作揖），向人家致意。因此湖州城裡差不多都知道他是個好人，稱他爲「唱坐五太爺」。五太爺最熱心公益，肯幫人家的忙。他經辦公事，如同自己的事一般，

是最負責切實不過的。湖州城裡有一座駱駝橋，全部用條石築成，那些條石幾乎每一塊又厚又堅，多少年來毫無破損；而當年築橋的負責人，就是這位五太爺。地方官因為他急公好義，曾旌贈他兩方「聖門狷者之流」及「矜式鄉閭」的匾額。

其美的父親延祐，字眷蒼，在本地經商，勤儉謙和，安分守己，很爲一般人所敬重。母親吳氏，吳興射村吳文濬公的次女，性情溫淑，家學頗有淵源，知道應該怎樣教育子女，使他們成爲有用的人。

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陳其美的個性及其成功，得之於遺傳和家庭教育的是一些甚麼。

第二章 十三年的學徒生活

甲 棄學就商

因爲慈母的督教，陳其美在四歲就開始認字，進步很快；七歲跟名儒忻毅生受經傳；不幸八歲喪母，隔了兩年，纔得到繼母楊氏的撫養，給他以生母一樣地愛護。

其美有一兄一弟：兄其業，字勤士，十七歲就補了博士弟子，第二年食廩；弟其采，字藹士。照他們父親眷倉的計劃，給其業、其采從師讀書，叫其美經商，繼承他自己的衣鉢。清光緒十七年正月，眷蒼因病去世，家庭經濟一天緊似一天，他這一遺志，便不能不提前實現。於是在同一年，其美被送到崇德縣石門鎮一家善長典裡去做學徒。

乙 自我訓練

典當中職員的升遷最爲呆滯；如果上一級職司，無缺可補，就一輩子升不上去。善長典的學徒額，規定爲十名。如果在十名以外，添收一名，則第十第十一兩名便分成兩個半

名，合爲一名；如果添收兩名，則第九、十、十一、十二、四名，就得變爲四個半名，湊成十名；如再加多，依此類推。其美進典時，恰好是第十二名，也就是第四個半名。他處在這種境况之下，加以那些同事不是學識淺薄，就是思想陳腐，不容易學到甚麼，自然是意料中的事。

然而這環境並沒有壓伏得了陳其美；他要求進步，他也知道人家既然不能幫他求進步，一切祇有自求進步，由自己訓練自己了。好在他始終被派在內房服務，一般的學徒工作他可不管，比較有一點時間可以做自己所認爲有意義的事。他留意觀察當地的社會風尚和公共事業，研究其中的得失利害，以增進個人對於一切事物的觀察力和判斷力。他喜歡把研究心得說給同事聽，或則慷慨激昂地和他們辯論。同事們對他的議論，往往聞所未聞，不敢贊同；但自己也拿不出甚麼特殊的見解來，可以推翻他的議論。

其美既然相信自己的見解高人一等，便慢慢地萌了一種領導社會糾正社會的思想。關於這一點，他的最初而最積極的表現，就是破除迷信。他認爲迷信是社會進化的最大障

礙，非立志破除不可。有一次，他和同事到石門城隍廟去看那成千成萬的婦女們在宿山拜佛。他趁着衆人不注意的當兒，拿了一兩尊土偶，帶回典裡，管了幾百下，然後丟在糞坑中。第二天早晨，給某同事發覺了，把那土偶撈起，洗滌乾淨，送回城隍廟去。過後有人告訴其美，其美很氣憤，仍去拿它回來，搗成粉碎。

崇德城裡總管衙，不知道從甚麼時候起，在牆上畫了一個無常鬼，香火很盛。其美知道有人在斂錢牟利，便趁衙裡沒人的當兒，把那繪像塗毀了。

又有一次，其美把城隍廟的仙方籤和西寺觀音殿的靈方籤對換了位置。求籤的人慢慢地發覺了，起初引起了很大的騷動和不安，以爲菩薩一定在發怒，地方上不知將要遭受到何種嚴重的災難；久而久之，毫無動靜，人心纔安定下來；少數比較開通的人，甚至於懷疑菩薩的威靈，並沒有甚麼了不起。

丙 接受時代潮流的洗禮

這時候，在石門也可以看到上海的報紙。陳其美對於看報是最感興趣不過的，報紙上

幾乎每行每字都會仔細地看過，因此中國國情，世界大勢，他都瞭如指掌。清光緒二十年，中日戰起，日軍攻取平壤，把高麗國王擄去，乘勝進佔旅順、大連，陷威海衛。清軍應戰，着着失敗，北洋艦隊損失慘重，清廷大震，割地求和。其美在報紙上看見這種情形，想到國家前途，非常黯淡，滿懷悲憤，無從發洩。他寫信給親友，預言：中國人必須臥薪嘗胆，自圖振作，二十年之後，纔得重振國光，洗雪國恥。同時又寫信給他的兄弟其采，勉勵他研究西學，以求實用。

其采接受了其美的指示，在光緒二十年的春間，考進上海中西書院，學習英文；秋季，轉入金陵同文館，兼攻普通科學。隔了兩年，清廷選派留日生，其采也當選了，便東渡進成城學校求學；不久，升入士官學校。光緒二十八年，其采以士官學校第一期第一名畢業；回到中國，和家人見面，談了不少關於海外的所見所聞及學習心得。家人聽了感慨最深的，要算是其美一人。原來他十五歲入善長典當學徒，二十二歲看兄弟出國留學，二十六歲看兄弟學成回國；自己呢？却依然是一個學徒，而且纔升到第三名學徒。這種身世

之感，祇有他自己纔能深切地感覺到的！

其采說：「日本之所以富強，其基本原因，在於變法維新，振興實業。」又說：「日本人對於我國的先聖賢哲和忠臣名將，無不極端崇拜，孔孟是不必說了，其他如諸葛亮、岳飛、文天祥、王陽明等人，也都有專書紀述。」說了，隨手在行篋中檢出幾種這類書籍的中文譯本，送給其美。其美自然很感興趣，不時地瀏覽着。他畢生忠勇的精神，愛國的志願，也於此時深深地奠下了基礎。

第三章 由求學到提倡教育

甲 初到上海

由於種種的感觸，陳其美不願在石門繼續住下去，便於清光緒二十九年的春天，向善長典辭了職，跑到上海，想進學校求學；可是爲生計所迫，又不能不設法維持生活，因此先到一家同康泰絲棧當助理會計。這時，他的眼光比在內地遠大得多了，他首先注意到中國的對外貿易，研究其癥結所在和改進方案。第二年，加入理科研究所，開始研究科學。在這裡，結納了不少的學界志士。他的革命情緒，可說此時已在發芽滋長了。

乙 拔籤的故事

其美因爲深切感覺到失學的痛苦，最希望子侄輩能夠好好地讀書求學。在子侄中間，其業的長子果夫的年齡最大。其采回國後，到長沙治軍；那時果夫已經十四歲了。其采希望他能跟到長沙去念書。這主張，其美是全力支持的；可是他們的上面還有一位繼母；她

老人家愛孫心切，不願果夫遠離家鄉，不肯放行。其美知道她的脾氣，便建議：看看菩薩的意思，是否可去？他親陪果夫上城隍廟去拔籤。不料拔出的籤，籤書上有「覆舟」的語氣，祇好叫他重拔，得了一支上上籤，喜欣欣地立刻拿回家去報告繼母。她老人家這纔放心，含笑地允許果夫到長沙，進明德學校肄業。

丙 在長沙

就在這一年的秋天，其美也到長沙參觀其采治軍。乘便和他商量求學途徑，與經費來源；決定於明年東渡，研究警察專科，所需經費，全部由其采担任。

美國檀香山和南洋爪哇等處發生仇視華僑的風潮，很多僑胞的建築物被毀，迫得華僑流離失所。滿清政府雖然接到報告，却並沒有提出抗議。在國民方面，也祇有一個名叫曾少卿的，在上海發起抵制美貨，希望喚起美國人的覺悟。這消息傳到長沙，其美一腔義憤，首先在浙江會館召集各界，討論響應辦法。

在開會的前一天，其美親去邀請王正廷參加。正廷信基督教，因為明天是禮拜天，就

說明天要做禮拜，不能到會。其美說：「如明天地方上失火，基督徒是否因做禮拜而不去救呢？」正廷說：「當然要先救火。」於是其美進一步說：「這一次檀香山華僑居留地被毀，其損失不知要超過平常的火災多少倍！難道先生還能坐視不救嗎？」正廷給這一問，問得沒有話說了，纔答應決定參加明日之會。

丁 求學不忘救國

清光緒三十二年的夏天，其美的東渡計劃實現，先進東京警監學校；第二年，轉入東斌學校，習軍事學。這兩個學校都是孫中山先生請託日本士尾亨博士出面創辦的，創設時的費用則由中山先生籌措。

這時候，留學日本達最盛時期。其美負氣節，重然諾，因此校內外才智之士，多喜歡和他交遊。就在東渡那一年的冬天，他加入了中國革命同盟會，在總理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從事革命。蔣中正亦於此時留學日本，肄業東京振武學校。其美一見如故，深相結納，並介紹他入同盟會。

其美很快地看到武力在革命時期的重要性，他和一部分同學組織了一個軍事教育會，儘量吸收優秀分子，以培養革命的力量。

戊 對留學界的褒貶

其美在日本，認為最痛心的一件事，就是留學界人品太雜，常常有怪現象發生。在給其采的信裡，曾經寫了這樣兩段話：

「留學生之責任何等重大，應如何敦品勵行，各務前程，以盡國民之責任；奈何竟思不及此，而多具惡行，種種荒謬，不勝指摘，且亦不忍說也。兄之警監學校，全校數百人，能知自愛者，僅得二十分之一耳。現在留學生總數已達一萬四千人，或不能許其有千人有國家思想存於腦中也。」

「提學使來東京，向文部省交涉，派定高等學務員爲之授課，講習學務要領，約七星期之時間。而提學使有間數日上一課者，有一星期上一課者，有不待課畢而離座者，以至有未畢業而歸國者；其理由則或諉之有病，或諉之事繁。種種怪態，我人亦

祇能付之長嘆而已。」

不過留學生中間，亦儘有潔身自好，篤實苦學的。其美對他們自然很表同情。他自己的經濟力量薄弱得可憐，但他不惜向其采要了錢來去濟助他們，或則想其他方法替他們解除困難。這在上述的同一信上就可找到一個很好的例子：

「宜與徐鏐，與兄同學，其人沈靜好學，品學兼優，中文冠於全校；惟自費留學，時感支絀，近因父病，更難爲繼，乃於前日匆匆回國籌措。兄於此等敦品勵學之士，實不忍其輟學，故作一長書與弟，望弟與伯明、質甫、仲言諸兄爲之吹噓於午帥之前，補其公費。於分袂前，授書徐君而告之曰：「如籌款無着，弗變厥志，當攜書往南京一遊。」徐君允諾，接書而別，兄料其如有款可籌，必不來弟處；如迫不得已而來南京，千祈弟等設法，但願午帥允予栽培，成全之易如反掌也。」

「兄對此等事往往冒昧商之吾弟。而所以有此种思想與行動者，實因有感於國家培植人才之重要而發，並非有私於己。原諒與責備，我所不計，聽之在人可也。兄在

東用費，全仗弟之供給，其數甚鉅；但皆爲萬不可省，要非故意浪費可比。在私人應酬，力從節儉；爲公，則斷難過儉也。」

己 五百元保全了一個學校

有一次，其美休假回國，在南京玩了幾天。臨行，在其采那裡取得五百元，預備重回日本。經過上海，在租界裡看見某校因欠房租在被查封，當事人也被巡捕帶走了。他問明了這校所欠租金，恰和自己荷包裡所有的錢相等，便毫不猶豫地全都掏了出來，爲學校了結這一案。

在萬分感激之下，當事人很懇摯地請他到校裡去談談；他也欣然答應了。他跟當事人研究學校經費支絀的原因，然後代擬了一個解決的辦法：一方面叫富有的學生多繳一點學費，一方面向教職員商量多盡一點義務，少拿一點薪水。這樣，學校居然給他穩定下來了。

他回頭再到南京向其采要錢，其采給嚇了一跳。經他把經過的情形說了一遍，纔知道

他雖然數日間花了五百元鉅款，却做了一樁極有意義的事情；其采很高興自己有着這樣一位見義勇爲的哥哥，於是又給了他五百元。

庚 念念不忘的子侄教育

其美在家的時間很少，事情又忙，對子侄輩無法躬親教誨，於是祇有在家書裡請弟兄們多多用心培植，並寬籌求學費用。他在日本留學時，其業已有兩子果夫、立夫，兩女順夫、敬夫；其采亦有一子衡夫。他知道他們每一人的個性，因此他們應該選取研究的學科，他亦喜歡提出一點主張。在上述同一信上，他曾經寫過這麼一段話：

「果夫之前途，應令多習英語及中國文學，數年之後，再遣往歐洲；其性沉靜而好辯，使學法律，最爲相宜，當可成一法律專家。吾弟以爲何如？我家侄輩如順夫、敬夫、立夫、衡夫等，皆可留心教育之。二十年後，我家門內可以言學矣！」

辛 調解崇義學堂校產案

甯波應氏辦有一個崇義學堂，因爲校產糾葛，涉訟很久，不能解決。陳其美受人之

託，便和徐劍秋等赴甬，擔任調解。事前曾打一電報給浙江督學某學台。學台心虛，問計於某師爺。師爺說：「留學生大多少氣盛，並且好名，正可以說他因受酬而替人奔走，使他不敢管此閒事。」學台以爲然。明日，其美等進見。寒暄之後，學台便說：「聽你的話，可知你們很熱心爲學堂奔走；但外面不察，居然有人說你們受了應氏的錢，不得不爲之奔走。」創秋聽了，面紅耳赤，大窘。其美却神色自若，暢談其他的事情。停了一下，反問說：「外間亦有人說此案之纏訟了幾年，是因爲大宗師得到某方賄賂數萬元！」學台突然變了色，急急地問：「你從甚麼地方聽來？」其美笑道：「同爲無稽之談，請大宗師也不必去追究了。」學台沒奈何，把北京浙籍京官來信取給其美看。並說：「朝廷叫我與學，我反阻止，實因京官之意，不得不然。」於是和其美開誠商討解決的辦法。不久，這一懸案遂告了結。

第四章 正式從事革命運動

甲 努力創造可以行動的機會

清光緒三十三年，革命運動，已進入積極行動時期，前仆後繼，不可遏止。孫中山先生，在饒平發動的第三次革命，在惠州七女湖發動的第四次革命，在欽州發動的第五次革命，在鎮南關發動的第六次革命，以至徐錫麟之刺殺安徽清巡撫恩銘，秋瑾之在紹興就義，都是這一年革命運動的實際表現。

陳其美在日本，對國內的革命情勢，看得相當清楚。他知道以上各役，給清廷精神上的打擊都很大，但想收革命成功的實效，這樣的表現，尚嫌不夠；在大革命爆發的前夕，必須有更多的革命實行家，在各地掀起廣泛的革命浪潮，以招致全國廣泛的同情和響應，並儘量設法削弱清政府的抵抗力量才行。於是在第二年，他亦毅然回國了；在浙、滬、京、津各地，不時有他的踪跡，奔走聯絡，斡求創造一個可以行動的機會。他嘗對同志

說：「機會不能從期待中得來，應該從創造中得來；即使我們本身不能成功，亦得造成一個大的潮流，把中國引上進化之路。」

乙 天寶棧之役

其美的行動根據地，最初即選定上海；清宣統元年，接辦上海天寶棧，為江浙革命機關，從日本及其他地方到上海的同志，常常在那裡聚集。

有一次，其美又約集了不少同志，在棧裡密談，計劃大舉。有一個變節的同盟會會員叫劉師培的，受江督端方收買，偵查黨人行動；此時他也在座，會散後，他便向端方密告。端方立命上海道向租界當局交涉，派警吏到天寶棧查抄，當場被捕的有張恭同志；褚輔成和周淡游等，改扮商人逸出脫身，其美也因事離開得免。

張恭既被捕，押解南京。其美很關心他的安全，便單身祕密到南京，入獄探視。一面用大義感動獄吏，切囑照顧，張恭在獄裡，因此得到了優待。

天寶棧被破壞之後，其美一度賃居租界馬霍路德福里，為發縱革命決定大計的機關。

此時，他的行動更受清吏注意，被捕遇險等情事，隨時在發生。有一次，其業去信勸誡：「家計益艱，爾當自審度，毋冒險，貽親憂。」其美的答復却是：「弟所圖，乃國事。同志之以身殉者已不乏人，弟何忍中途自棄厥職，以負國負友耶？家事賴有兄與弟在，分任之，勉可維持。吾家累世尙儉，謹慎做去，當不致十分竭蹶。惟子任讀書經費，籌措宜從寬裕，無論如何困難，務望注意！」

丙 組織中部同盟

根據地決定了，第二步得注意到組訓問題。民元前二年，陳其美和宋教仁、譚人鳳、楊譜笙等人，特地組織了一個中部同盟會，在上海設總機關，各地設分機關，以培植長江一帶的革命力量。加入幹部的，還有鄧道藩、史家麟、潘祖彝、梁鏊、范光啓、呂志伊、章梓、曾傑、譚毅君、陶詠南、王藹廬、林琛、李光德、姚志強、江鏡清、張卓身、沈琨、陳道、徐潛、陳勒生、張仁鑑、李洽、倪緯漢、胡朝陽、周日宣等人。開辦費，由到會同志捐助，最少捐一元，最多十五元，共計不過一百十九元。公推其美擔任庶務，以江

海關造冊處潘某爲通訊員，以北浙江路八百二十一號楊譜笙寓所爲秘密接洽機關；開會時，則借用譜笙所創辦的湖州旅滬公學。

有一次，正在開會，突然來了一大隊的滿探，把湖州旅滬公學圍住，想把黨人一網打盡；可是他們不知道旅滬公學還有一個邊門，沒有派人巡邏。此時與會的連其美在內，很迅速地化了裝，若無其事地踱出邊門，揚長而去。

丁 籌設精武學校

大規模的革命行動，需有很多的幹部人才，分頭進行；這種幹部，尤其要受過軍事訓練，以便部勒軍隊，並長於作戰。其美看到這一點，因決心籌設一個訓練機關，叫做精武學校。照他的計劃，挑選志向堅定體格強健的青年五十人，在精武學校受拳術及軍事學的訓練，六個月畢業；畢業之後，分派到各地組設同樣的學校，每人再擔任教授五十人。照這樣的擴展下去，不到十年，希望訓練成數十萬以至百餘萬體力強健並有軍事學識的青年，一致參加大規模的革命運動和改良軍事的準備。

有一位著名的技擊家霍元甲，從北方到了上海。其美和他暢談了幾次，印象很好，覺得這是一位最好的訓練人才，便請他在精武學校主持拳術的訓練。

不幸元甲的技擊太高明了，日人某，曾約其比武，想以偷擊取勝，仍被元甲摔倒台下。某羞憤交並，却故意說是很佩服元甲的技術。有一次請元甲吃飯，元甲坦然的去了，食後突然得了急病，死得很慘。據一般猜測，他是中毒了。元甲死後，精武學校陷於停頓，其美的訓練計劃也就無法完成。

戊 籌辦新聞事業

新聞事業，也是其美所經常注意規劃的一樁事。在從日本回國的那一年，他約了幾位同志，到漢口籌辦「大陸新聞」。他們在英租界設立事務所，分頭招股，股款招到四萬元。將近開辦的當兒，和其美新近交結的漢口商會會長盧某，忽然匆匆地親到其美寓所報告消息，說是清兩江總督端方已經查明大陸新聞是革命黨的機關報，電令鄂督查拘，勸他們趕快離漢，並代籌川資。其美等動身之後，不到半天，鄂督所派的軍警果然到了，却是

撲了一個空。

其美回到上海，又計劃辦了一種「中國公報」，同事的有了某，謝某等人。不久，經手人捲款潛逃，所欠債款，各股東都置之不理；祇有其美一人，到處張羅，負責償還。有人問他：爲甚麼要這樣替人家掙木梢？他的回答是：「我不管這筆債，還有誰管呢？我既然是經辦人的一份子，豈可同人家一樣棄而不顧麼？」

民元前二年，于右任、宋教仁等籌辦「民立報」，曾經得到過其美的助力。還有一種「民聲叢報」，它的重要創辦人，就是陳其美和姚勇忱。

己 打消上海外人擴充租界的要求

清吏在上海處心積慮，想逮捕革命黨；在另一方面，他們最怕租界當局，處處退避，不敢較量。清宣統二年，上海租界當局藉口關北市政腐敗，無力保護外人的生命財產，要求擴充租界。當地的士紳函電力爭，沒有結果。其美知道清廷懦弱，想他來據理力爭，保全領土和主權，決無可能，不如和同志另作打算。他不動聲色地發動同志在租界裡驅除了

若干滿探。租界治安頓時發生了問題。清廷覺得這是一個機會，便藉詞答復，說是租界亦何嘗能夠保護居民的安全，不應單單指責華界腐敗。這纔堵住了外國人的嘴，擴充租界的要求就此作罷。

庚 三二九廣州之役

同盟會在香港設有統籌部，由黃興、趙聲、胡漢民三人負責。民元前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黨人準備在廣州大舉，公推趙聲任總指揮。其美被邀，特從上海趕到香港，參預機謀。因為事洩，趙聲想展期再舉；黃興不表贊同，率一部分黨人先進廣州城，自任總指揮，攻督署。被清防營兵圍攻，死了七十二人，黃興被斷了一隻手指縋城而出，得免於難；城裡還有不少的黨人在圍困着，不能脫身。其美以時機緊急，便用上海新聞記者的名義，單身入城，先會蔣百器，接着又和巡警教練所所長夏壽華見了面，設法救護。壽華性剛毅，對黨人很敬重，其美因得放膽查訪，保全了不少被困的同志。

趙聲在香港，以功敗垂成，犧牲同志太多，他的駐省代表宋同志，亦已成仁，黃興不

知下落；又聽說爲我黨運械的頭髮公司，乃清吏所組織，實一偵探機關；憂憤成疾，不久又變成了盲腸炎。未入醫院前，其美日夜陪侍。逝世後，並負責爲之棺殮，厝於香港某山麓。

第五章 辛亥革命成功與陳其美

甲 武漢起義後的挫折

清宣統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下午九時，武昌新軍工程第八營，突然發生了一顆炸彈的爆炸聲，接着是一陣鼓噪聲，革命黨人舉義的旗幟揭起來了！駐紮不遠的砲隊馬隊，響應工程營槍砲聲，四起環攻督署。清鄂督瑞澂聞砲先逃，陸軍第八鎮統制張彪也退到漢口；不久武漢三鎮一鼓而下，組織軍政府，推定都督。駐漢口各國領事先後宣告中立。接着在九月初，湖南、江西、陝西、山西、雲南各省聞風響應，先後宣佈獨立，成立軍政府。

在革命火炬照澈全國的當兒，武漢上空突然罩上了一層陰霾：原來清廷派馮國璋，薩鎮冰統率陸海軍大舉反攻，利用艦砲不斷轟擊。到九月十二日，便把漢口奪回去。清湖廣總督兼欽差大臣袁世凱，怕馮國璋的兵力不夠雄厚，又派段祺瑞所部的第二鎮開來增援，

調用砲兵，大都備有新式槍砲，想以全力掃蕩民軍。在民軍方面，由黃興擔任總司令，因兵力單薄，缺乏大砲，血戰了多天，死傷慘重，雖然響應獨立的省份一天多似一天，但在獨立的初期，都得先整頓內部，談不到分兵救應，遂坐視武漢戰局一天天險惡起來。

乙 光復上海

武漢戰局險惡的消息，馬上傳播到全國的同志；其中最感焦急的，要算陳其美。他在這一年的夏天，從香港回到上海，便認定三月二十九廣州之役失敗以後，清廷在南方各地警備加嚴，難以再次發動；祇有長江一帶，以武漢為中心，以上海為咽喉，如能乘機發難，可以震撼南北，影響大局。於是他決心經營上海，一面和兩湖同志宋教仁、譚人鳳、居正、孫武、胡瑛等取得密切聯繫。武昌首義之前，在武漢的同志本已通知其美，請他到武漢主持發難；不料事機不密，機關被破，胡瑛怕其美來有危險，急急設法阻止。武昌首義之後，黎元洪擔任湖北都督，黃興掌握兵權，而各自為戰，號令不能統一；在清軍大舉反攻之下，民軍內部不和，後援不繼，隨時有潰滅的可能。其美既重視武漢的地位，現在看

到這種情形——大有功敗垂成的形勢，心裡怎能不急！他想：要解除清軍對武漢的威脅，祇有由江浙急起響應的一法。他馬上到南京，和當地的同志商量發動。他們的答復是：清將領鐵良、張勳在南京一帶，擁有重兵，不易發動，主張稍緩。其美不得已轉到杭州，和當地同志商量在浙江發難。他們回說：滬杭路交通太便，如果上海還在清軍之手，浙江先動，非常危險。他們的結論是：希望上海先動，浙江一定響應。他同意這一計劃，便折回上海，部署進行。

九月十三日下午，革命軍首先佔領上海，開北警察局；接着向上海縣城猛衝，把各城門佔領了。縣知事衙門，道台衙門，巡撫衙門，先後佔領。高子白，楊譜笙率領一部分同志進攻江南製造局；那是製造和供應軍火的所在，如果革命軍控制在手，軍火便不愁缺乏。守衛製造局的，除駐軍以外，還有特別巡警隊；同時在黃浦江中泊有一艘砲艦，協同防禦。這時守軍一部分已同情革命，一部分還表示反對，頑強抵抗，急切不能攻下。其美說：「這恐怕不是武力所能單獨解決了！」於是他請各同志停止攻擊，單身徒手進入製造

局，向守軍剝切地勸導，促使他們歸降。守軍不悟，反將其美捉拿了，加以鎖禁。製造局總裁知道其美在上海深得人心，不敢殺害。然而其美被扣的消息早已傳遍了上海，立刻激起了公憤，紛紛約集同志、同業攘臂往救。伶人夏月珊，夏月潤，亦帶了他們同班演武戲者數十名，提着刀槍棍棒，爭先赴援。製造局被圍圍地圍住，猛烈攻擊。到了第二天的早晨，製造局終於被攻破了。其美在千百同志的歡呼和致敬中釋縛了；便忙着指揮次一步的行動；郵政局，電報局及滬寧鐵路次第收歸掌握。

吳淞口原來停泊着清海軍兵艦多艘，艦上官兵一部分已受其美的運動，同情革命。上海舉義之後，各艦聞風歸附，換上民軍的旗幟。

上海各界在小東門內海防廳開了一次大會，討論滬軍都督人選。大家都屬望其美，公請他主持軍政全局。其美懇辭不許，即日宣布就滬軍都督職。

丙 蘇浙光復之役

淞滬既已打成了一片，所有兵力比較容易調動。其美看準了這一點，便毫不放鬆地把

握時機，先後分兵略取杭蘇各地。杭州方面的主持人是蔣公中正。蔣公於武昌舉義之前，正在日本高田野砲兵第十三聯隊爲士官候補生。及武昌舉義，便毅然返國，於九月初九到達上海。銜其美之命，到杭州去運動新軍，和當地同志商定舉義計劃：推董保暄任臨時司令官，朱瑞任一標司令官，顧乃斌任二標司令官。部署既定，回到上海，向其美報告；其美先已和褚輔成，王廉諸人籌劃佈置，待時舉義，至是便讓蔣公親自挑選敢死隊一百餘人，率領赴杭。當地商團同情革命運動，自動地接濟他們四千發彈藥。十四日晚，各路按照計劃分頭發動。敢死隊奉派攻打總督衙門，督署被炸起火，衛兵四散奔逃，清巡撫增韞被俘。十五日，旗營派代表請降，杭城大定。各府開省城光復，亦相率反正。蔣公看任務已達，便回到上海，襄助其美規畫一切。

在蘇州，獨立運動本亦早有醞釀。自從上海光復，陳其美派了民軍五十多人，專車開到蘇州，向駐防楓橋一帶的新軍宣布革命宗旨。全體士兵都很感動，紛紛向隊官請領子彈，響應上海起事。此時各界亦推派代表向清江蘇巡撫蘇德全請願宣布獨立，德全不允。十四

日早晨，新軍又排隊到撫署作第二次請願。德全知大勢所趨，不再堅持，隨受軍民一致的擁戴，擔任江蘇都督。鎮江、清江各縣接到省垣獨立的消息，隨即相繼響應，歸附民軍。

丁 南京光復之役

南京的光復，比蘇浙差不多要遲一個月。原來清廷在南京駐有重兵，內分新舊兩軍：新軍爲徐紹楨所部第九鎮，舊軍有江北防營，江寧巡防隊等隊伍，歸張勳、趙會鵬統率。勳饒勇善戰，但性情頑固，上海光復後，陳其美曾檄勸張勳投降，許他南京光復之後，保留他的軍權；勳竟置之不理。九月十六日，南京士紳籲請各官長宣布獨立，勳反對最烈，因此也沒有結果。紹楨素受張勳壓迫，曾一度派人行刺，知道不能相容，乃積極部署，於十七日夜，率領所部推進南京郊外，向張勳部隊進攻，結果失敗，退守龍潭高資一帶待援。其美在上海得到紹楨和張勳火拚，及紹楨敗退龍潭的消息，隨即分一部分兵力，會合蘇州、浙江、鎮江各地的援軍，組織聯軍，公推紹楨爲總司令，會攻南京。不久，粵軍也來參加。因爲總兵站設在上海，關於各軍軍械，軍餉，服裝等等的補充，舟車的調撥，外

交的應付，全推在其美的肩上。他統籌全局，不分晝夜，苦心調度，使各方面都能如願以償，全力作戰。

在會攻南京的初期，因為清軍倚城固守，沒有多大的進展。十月五日，滬軍佔領幕府山砲台，乘勝砲擊城內獅子山，北極閣等地，毀北極閣的廟背。張勳總司令部受此威脅，祇得遷移他處，所部士氣不免沮喪。十日，各軍又總攻紫金山西麓的天保城；到十一日的上午，城被攻破。張勳因無險可守，表示求和；和議未成，遂率領殘部竄退徐州清江。都統張人駿，將軍鐵良，都連夜潛逃。十二日，南京正式先復。

戊 辛亥革命的成功與陳其美

辛亥那年的八九月間，各省光復的捷報，紛至沓來；然大都各自為政，制度分歧，沒有一個統一的機關，對內對外，都感不便。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看到上海地位的重要，可以擔負起這一聯繫的工作，便於九月二十一日，聯電陳其美，倡議仿照美國獨立初期組織會議總機關的辦法，請各省舉派代表到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其美對

這一建議，完全贊同，立即電催各省派遣代表來滬，共襄國是。二十五日，在上海開第一次各省代表聯席會議，議決定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並接受其美的建議，公認伍廷芳，溫宗堯為臨時外交代表。不久，各省又應鄂督黎元洪之邀，分令在滬的代表赴鄂組織臨時政府。於是各代表又聯袂趕赴武昌，但議決：每省留一代表在上海，以便聯絡聲氣。此時恰在清軍攻陷漢口之後，乘勢進迫，十月初六日，又把漢陽奪了回去，各代表在武昌感受極大威脅，乃於十三日舉行會議，匆匆地通過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十四日，據報南京已經光復，纔又重新決定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

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囑於各省的相繼獨立，大勢已去，不敢戀戰；加以清廷庸懦，觸動了他個人的野心，要求停戰，與民軍議和。十月二十八日，清軍全權代表唐紹儀，民軍全權代表伍廷芳，在上海開始舉行和議。滿清的親貴大多反對和議，特地組織宗社黨，以全力打擊世凱；因此屢次展延停戰的期限，而議和極少進展。

十一月初六日，同盟會總理孫中山先生從海外歸來，到達上海。民軍因領導有人，聲

威大震。廿三日，各省代表齊集南京。十二月初十日，開選舉臨時大總統大會，共投十七票，中山先生以十六票當選爲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十三日，中山先生由滬赴甯，當天，行就任大總統典禮。明令改用陽歷，就以那天爲民國元年元旦。一面着手組織內閣，舉行參議院成立大會，並籌設法制院。這一大串消息傳到了北京，袁世凱聽了大驚，意識到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將爲自己政治野心的致命打擊。他就亟亟設法打消，立即致電伍廷芳，通知他以後關於和議，由他本人與其直接洽商，已而黃之萌、楊雨昌、張光培等行刺世凱，不中被捕，直供不諱。從此隆裕太后對世凱的信心，又加深了一層。接着彭家珍行刺宗社黨良弼，親貴人人自危，都離京潛逃。清廷不得已授世凱全權，與民軍議和；商定了皇帝退位條件。二月十二日，清帝宣佈退位。

關於辛亥革命的成功，其關鍵所在，中山先生對陳其美有過很高的評價；我們現在就拿他在建國方略中的一段話，作爲本章的結論：

……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則張彪

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以當時武昌之新軍，其贊成革命者，大部分已由端方調往四川；其尙留武昌者，只砲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軍，尙屬毫無成見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決冒險以圖功，成敗在所不計，初不意一擊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武昌旣稍能久支，則所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漢之一着，而在各省之響應也。吾黨之士皆能見及此，故不約而同，各自爲戰，不數月而十五省光復矣。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爲上海。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較他着尤多也。

第六章 在滬軍都督任內

甲 滬軍都督存廢問題

南北和議告成，清帝退位，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辭職，荐袁世凱自代。中山先生這一讓步，充分地說明了他那大政治家的風度。他未嘗不知道世凱有着極大的野心，但以爲不妨。他相信自己可以在野黨的地位監督政府，使世凱有所忌憚，不敢公然胡爲；一面表示善意的協助政府，以祛除世凱害怕同盟會爭取政權的疑心，不致激而生變；同時他願率領同志致力於實業建設，培植基層的社會力量，以實現黨的主義；這樣，亦未嘗不可以納政治於正軌。他認定振興實業，當首先從事於交通的建設；而建設交通，又當從鐵路建設入手。因此，他在解除臨時大總統的職務之後，不久，就應世凱之邀，入京磋商國是，並欣然接受世凱關於督辦全國鐵路的委託，負起建設全國鐵路的責任。不料世凱對於所謂國是也者，絲毫沒有誠意。他祇夢想着把愛新覺羅氏的天下變成姓袁的天下。爲達成這野

心，他一會兒玩弄清廷，一會兒又玩弄南京臨時政府，表演了一大串的陰謀詭計。例如：爲迎合中山先生推讓總統的條件，不惜授意段祺瑞，聯合一部分軍官，電請清帝退位；清帝退位了，立即親電臨時政府，表示贊成共和；及總統名義到手了，爲便於達到帝制自爲的目的，又堅持在北京就職，不肯南下，甚至於製造兵變藉以造作北方需要他坐鎮的口實。至於歡迎中山先生及黃興等入京召開國會會議，通過八大政綱，及委託中山先生督辦全國鐵路等等，同樣的是以敷衍爲目的，並不希望付之實施的。

在世凱的心目中，同盟會諸領袖中間，中山先生雖然地位最高，却還容易應付；倒是黃興，陳其美等人，掌有兵權，敢作敢爲，不容忽視，——尤其是其美，他所擔任的滬軍都督，地處衝要，便於號召，更兼他的個性正直剛毅，說得出，做得出，在因應之間，需軟需硬，煞費心機。民元三月，唐紹儀內閣成立，世凱想，對付其美的機會到了，便調他入京担任工商總長，想借此解除他的兵權。

在和議的初期，其美抱着反對的態度，一如同盟會中若干其他的領袖一樣。他們意識

到，世凱本身便不是一個具有誠意贊成共和的人。無奈當時的南京臨時政府財政異常拮据，軍費接濟不上，無力再戰，加以一般國民心理認為祇要清帝退位，還我河山，便已心滿意足，儘可適可而止；在這種種情況之下，他們的反對終於讓步了。

其美以上海一隅，殫精竭慮，應用一切可能的方法，甚至於開罪了多多少少的親友同鄉，籌募款項，接濟臨時政府，一面供應當時由各獨立省份所組成的北伐軍；結果距離各方的需要還是很遠。他不時向民衆宣布：民軍有的是血，願意儘量貢獻於國家民族；但也希望民衆得想出辦法來供給民軍所需要的錢。他嘗發起籌募國民捐，捐啓照錄如下：

「溯自前清末造，金融恐慌，外債纍纍；東西各國欲利用借債機會，以實行其侵略政策，握我財權，盜我財政。一時愛國志士奔走呼號，倡議民捐；而監督財政之說，始稍戢熄。今者，民國告成，百廢待舉，凡我人民莫不悲喜交集，引領望治，而汲汲焉致意於經國裕民之遠謀者，殆以爲吾國自此注重實業，徐圖致富，庶幾可免外雄挾資以凌轢人乎！然而共和肇始之日，正饑饉落至之年，府庫空虛，民力凋敝，軍

備、教育、政治、實業，在在需款，於是國務院有借債之議，於是各國資本團有監督我國財政之說。爲利國福民之計，轉伏禍民害國之機！四方豪傑，全國人民，捐身家性命，輸精神財力，羣策羣力，建造民國，其爲辛苦艱難也何如！徒以度支竭蹶，功敗垂成，其何以對革命先烈於地下！其何以鞏我民國之始基！

「存亡呼吸，一髮千鈞！與其借助諸人而促亡，何如責求諸己而圖存！彼眈眈者，其欲印度我，埃及我乎？我豈無毀家之子文，輸財之卜式也者，而顧聽其奄然自斃哉？保國卽所以保家，保家卽所以保身；國之利，家之福也，家之福，身之肥也。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家之破壞建設，人民與有力焉。我國民既力贊共和，成此偉業矣，則當茲財用空乏，國運危殆之際，其所以維護共和以達完全建設之目的者，舍我國民，其誰與歸？」

「國民捐之議，黃留守提倡於前，其美願贊助於後。普法之役，法人處頓連困苦之餘，急公好義，不崇朝而集二十萬黃金以償普款；日俄之役，日財政艱窘已極，國

民不惜節衣縮食，充助軍糈，卒能戰勝強俄，爲天下雄：國民捐之力也。集一狐腋，可以成裘；積一簣土，可以爲山。而况寶藏蘊於山嶽，富源未闢；邊塞阻於交通，民風未啓；生聚十年，教養十年，尙不難媲美歐西，凌駕瀛東者乎！故敢泣血沾筆，願與吾四萬萬同胞共勉之！是爲啓。」

其美對中山先生之振興實業，擴展教育計劃，很表同情。他雖然出身軍人，但仍然沒有忘懷早年振興實業的志願。振興實業，需有學識和經驗；而學識和經驗的獲得，又想從考察各國工商業入手：因此，他亟求出國，一擴眼界。對滬軍都督一職，早已視若敝屣，再三懇辭。民國元年二月，在上孫總統的電文中說：

「其美於上海光復之初，被衆推舉爲滬軍都督。夫上海隸屬江蘇，地居縣治，都督之稱，何以副實？當時曾力駁固辭；而衆意以爲都督之設，非原官制，非關地域，但由革命事實，而發生此特設之官。且戰事方新，亟宜策應，得藉此滬濱一隅，爲海陸交通要地，軍需餉械所自出，以扶大局，以繫人心，責任所在，誓効馳驅。迨江蘇

光復後，再辭，不許。臨時政府成立後，三辭，未准。嗣各省援鄂、攻徐，援皖、攻魯、以及北伐各師皆取道申江，紛紛供應，大之一師一旅之經營，小之一宿一餐之供給，莫不於滬軍是責。且郵電舟車之煩瑣，幾如職掌交通；華洋交涉之艱苦，無異職掌外交；查辦案件之叢脞，又如職操司法；推之全國海軍之餉，多出滬軍，每月用款之繁，數逾百萬。以一無知之其美，幾兼交通、外交、司法、軍政、財政而獨爲；以四無屬地之申江，幾絲東南之樞紐，統籌兼攬於一身。其美覺十餘年來爲革命而出死入生之苦，以今例之，尙不致如斯！」

這是在說明滬軍都督產生之由來，與其對於當時國家的實際貢獻。現在我們再看一段他自己所認爲滬軍都督必須取消的理由：

「南北統一，和議告終，不先正名，無以治國。蘇滬同省，奚庸兩督？况大局粗定，事已不繁，民政、交涉、分職就理，且中央各部亦已成立，事有專司，既不必兼籌並蓄，又不必如前冒險，辭職之文，於是發布。乃中央不諒，疊電慰留，諸公多

情，復蒙雅愛。其美何人，見重如此！夫滬督去留，應視事實：事實當去，挽我不留；事實當留，推我不去；始之擔任，及後之告辭，全屬事實問題，或推或挽，均非我知。」

此電發出之後，臨時政府仍予慰留。及世凱登台，要其美交出兵權。其美因目的達到，立即準備把滬軍結束；可是由於地位的繁複，及種種未了的交涉需要慎重處理，不是短時間所能完全結束得了。於是袁黨又乘機散播謠言，說其美盤據滬上，擁兵自衛：一部分臨時參議員隨聲附和，兩次以書面責問。其美知道袁黨人多口衆，不屑分辯，可痛心的却是那些臨時參議員的不明事理；乃特通電全國，付之公論：

「現參議院議員濟濟閩彥，誠足爲國民矜式！願以紛亂之際，匆促召集，或非盡出國民公意，其中難免有一二純駁之點，國民共觀。卽如對於其美未能卽就工商總長與取消滬軍都督事，兩次具書責問；最謬者，謂其美「擁兵自衛」。不知自南京政府成立後，求解職者凡八次；留守府成立，又將軍隊移交管轄，仍行退回。上海收入，

除租界鹽課月八千元外，一無的款，勉力支持，欠餉日增，求卸不得。光復之初，臨時政府成立時，幾以一隅策應全國，商家墊借達四百餘萬，一日不清理完竣，一日不能成行。且上海爲全國商場樞紐，華洋雜處，一有變亂，動關全局。其美之不能北行就職，與取消滬督之遲延，實同一原因。其美處此困境，夜不成寐者已數閱月。種種事實，可質神人！民國成立纔數月耳，凡由事實造成之現象，稍知國事者，允宜洞悉本源；乃參議院議員茫昧如述上古，隔膜若處異邦。尤可笑者，指上海軍隊有一鎮之多。豈知上海原招軍隊在三鎮以上，統一後，陸續裁減，現尙二鎮有餘；建議者，豈真不知軍隊編制之人數，乃竟出此無稽之語乎？夫上海地位，在軍興時，爲民軍大本營，總兵站，又當外交衝要，諸事均須以慎重出之；而竟漠不加察，其關於事理，抑別有揣摩耶？若是，而責以審國政，制良謨，難矣！」

一部分江蘇旅京人士，受袁黨慫恿，也以「擁兵自雄」的罪狀加在其美的身上，請江蘇公會電江蘇省議會指責其美，促使去職，想借此挑撥蘇人對於其美的惡感。事爲其美的

同志戴天仇（季陶）所聞，特地寫了一篇傷革命，闢其謬妄：

「昨日報載旅京江蘇人請江蘇公會電江蘇省議會，其文略云：『陳其美盤據滬上，擁兵自雄，軍政府應撤不撤，梗國家之統一，增蘇民之重累，……橫施構亂，煽惑人心，動搖國本，國賊民仇，不誅何待！』云云。此電發否不可知，江蘇公會贊同與否亦不可知，然而悖理至此！非喪盡良心者，決不忍出此語；亦非有心破壞大局，挑起內亂者，不出此。謹進事理痛駁斥之曰：

一、吾人對於陳其美之爲上海都督，當知上海光復與中華民國之關係：武昌起義，長江上下游相率響應，上海爲長江總匯，南北樞紐。陳其美，非武昌起義後之臨時革命黨也；數載以來，經營革命事業於上海者，陳實其首！漢口既失，上海尙爲亡清範圍，長江一帶，消息隔絕，軍需轉運，尤屬困難。上海既下，程雪樓始換幟吳中；而杭州光復，亦陳其美之首功；南京之克，其軍需之接濟亦賴上海；往事如斯，何可盡泯其天良，而肆其簧鼓耶？

「二、共和初成，北都甫定，時政府尙在南京，陳已呈請辭職；袁氏就總統任，陳又電請撤滬軍之缺：事實具在，昭昭然也。且陳被舉爲總長，以中央之重任與一有名無實之滬軍都督較，相去幾何？而陳之所以不能邊離而就總長之職者，亦以滬上種種未了交涉，不能遽行捨南而北耳。陳其美既非割據一方，又非希圖高位，今並總長而亦辭去矣，何謂「梗國家之統一」？然則持事強硬，而不阿附袁世凱、熊希齡者，皆可謂「梗國家之統一」矣！苟蘇人一推求蘇州所以不血刃而光復之因，自非木石，何遂忍發此狂言耶？

「雖然，所謂「旅京蘇人請江蘇公會發電」，則爲少數人所爲可知。至以陳留唐紹儀之電爲「橫施構亂」，更一望可知其運動江蘇公會者，亦不過因反同盟會而遂及於陳其美，又可知矣！至謂「動搖國本」：吾國之國本，共和也，陳其美爲建設共和之人，吾卽知陳爲確定國本之人；中華民國，由革命而來者也，是中華民國本於革命，陳其美爲實行革命之人，吾更知其爲鞏固國本之人。而此輩乃謂光復國本者爲「民

仇，」爲「國賊，」是有意破壞民國，破壞共和也！孰爲民仇？孰爲國賊？」

「吾猶憶陳其美之攻製造局也，受縛者一夜，幾死賊手。今日阿諛袁世凱者，大抵於已死之革命黨，則利用之曰：「此中華民國之功臣也」。於幸而未死之革命黨，則盡力攻擊之曰：「妨害治安之罪人也」。然而一言以蔽之，曰：「嫉妒而已矣」！嗚呼！吾中國人之道德而竟墮落至此乎！孫文也，黃興也，胡漢民也，陳其美也，皆宜乎人之攻擊之也？世間無公理，強權而已！天下無是非，成敗而已！舉世皆盜賊，復何言哉！」

乙 唐紹儀辭職案中幾個通電

在這裏，我們需要補述一點，就是戴天仇傷革命文內所提：「至以陳留唐紹儀之電爲橫施構亂，更一望可知其運動江蘇公會者，亦不過因反同盟會，而遂及於陳其美。」究竟是一怎樣的一回事？原來唐紹儀雖然隨袁世凱工作頗久，但與同盟會諸領袖多有往來；民元到南京就內閣總理職，卽正式加入同盟會。及政府北遷，世凱力主總統制，紹儀的主張常

受牽掣；而世凱亦因紹儀標榜內閣制，不能任所欲爲，極不滿意。在內閣閣員中，內務總長趙秉鈞受世凱暗示，始終沒有出席閣議。財政總長熊希齡與同盟會不能合作，也不時聖紹儀之肘。恰巧直隸士紳公舉王芝祥督直，紹儀認爲這是符合參議院「關於各省都督應由諮議局公選」的規定，請世凱照准；世凱却籍口直隸五路軍界的反對，另派芝祥赴南京擔任遣散軍隊的工作。紹儀拒絕副署，世凱把紹儀拒絕副署的委任狀直交芝祥。紹儀愈憤，於六月二十七日棄職出京，閣員蔡元培、王寵惠、宋教仁亦同時辭職。

紹儀既走，全國人心動搖；其美知道曲在世凱，但各方面明瞭箇中真相的也不多，特發電數通，一面詰責世凱，一面喚起國人的正義感。其一：

「臨時政府甫成立，忽傳有逼退總理之惡耗；丁茲時艱，奚堪演此惡劇！唐總理固受逼而退矣，試問逼之者何心？繼之者何人？果於大局無害而有益，卽更舉總理可也；不然，寧毋躁，竊願與各界諸君子亟起圖之！」

「又：東電謹悉。援古語以相勗，深佩至言！吾人嚮日作爲，正冒不韙，犯斧

錢，初何敢希冀輿論之贊同，亦惟如鄭大夫所言「苟利於國，生死以之」耳。」

「哥電，呈詞迫切。欲挽唐公之行，免其挫折，其與尊謂「信使往還數四挽留」之意，正同一轍；不知起人驚疑者何在？美縱不文，審諸詞意，並無不通。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南北人士觀念有所不同歟？報紙以司言而越涉行政，前項呈詞，似不可不善處之。此風不戢，爲害劇烈，幸垂察焉。」

其二：

「總理去職，內閣動搖，疊電呼號，當蒙鑒及。其美以爲血淚構成之民國，丁此危疑，痛念先烈，敢佈腹心。溯自去歲廣州失敗，用決大計，規劃長江；幸而武昌響應，重舉義旗，其美因得誓師海上，策應各方。薄海同志，殫精竭慮，以艱難締造而成新國者，對於全局安危，豈容坐視？其美生平知有國家而已，心所謂危，敢不力圖補救。

「竊謂內閣不容重組，理由至爲充足：臨時政府期間甚短，列邦尙未承認，國政莽如亂絲，忽易關員，紛更擾攘，坐荒時日，奚啻懼國之成，飲鴆自殺？誰實喪心，

演此惡劇！唐總理何負於國？必欲去之。其美生平祇知崇拜熱心愛國之人，與唐公夙無私交，識面尙在和議定後，而其實心愛國，極堪崇拜！當其代表南來，咸視之如敵使，民軍中人有圖激烈之對付者，驚濤駭浪，舉勿櫻心。抱定共和政體，百折不同，參隨具多疑謗，滿族欲得甘心，終賴定力，和局告成，消弭戰爭，全國之生命財產，保全實多，是其功之不可沒者。卽在今日出頭樹黨攻擊最力之官僚，實多受其蔭庇。迨服務民國而後，誠懇篤摯，知有國家；自其美視之，誠一醉心共和之良政治家，欲求代者，當代恐難其選。是非羞惡，無者非人。若逞私見，輕信悠悠無稽之口，聽其託病遠引，其如一經紛更，大局危殆何！

「其美生平，未嘗阿私所好，且爲國家安危之故，尤豈忍以血淚構成之民國，爲徇私交之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諸公皆手創民國之人，倘亦如其美之呼號而動義聲乎哉？如敢以同黨之故，而阿所好；我黃帝在天之靈，其必殛之！血枯淚盡，不知所云。何以救國，度有良謀。至盼見復！臨穎神馳。」

袁黨對唐紹儀辭職案，謾爲同盟會攬權的結果，想借此轉移輿論的指摘，其美再通電
關之：

「比者黨政紛紜，竟有誣同盟會行專制攬權利者，語雖卑鄙，適足以挑動惡感，妨害大局。蜚語方興，總理適去，羣情驚胎，莫知所對，美故有前寄電之請問。唐公出京，縱非出於逼迫，要未可以病爲其假退之理由；熊總長養電所陳之詞，可以具見也。大總統誠掬誠爲國，務請明白宣布唐總理告假之正確理由，得其復任而後已，俾全國瞭然，羣疑渙釋。美非阿私於唐公，謹爲今之政局觀，似未可驟加變更，夫以同盟會會員積數十年艱辛締造之民國，毀家捨身，犧牲一切而不少顧惜者，何哉？爲救國計耳。身可殺，家可族，總統且可讓，夫復何有絲毫權利之見存？苟有能爲國利民福，一任何黨組織，其誰非之。若逞私意，以害公道，謠言以誤國，不惟大總統深惡痛絕之，當與國人同棄之也。美素不聽信浮言，毀謗之來，恆置不辯，今第爲政局圖維安全起見，不敢緘默，用謹一再陳請以聞。」

其美對工商總長一職，本來沒有就過職。紹儀離職後的第三日，世凱便索性批准其美的辭職。七月三十一日，滬軍亦正式結束，交由蘇督接收。

丙 滬軍都督任內措施的一斑

滬軍都督府，自辛亥年九月成立，到結束為止，不滿一年，時間雖短，但有它特殊的建樹。除上文已經提及者外，請再補述幾點：

在其美的理想中，上海應該是一個繁榮整潔而不致捲入戰爭漩渦的都市。他毅然拆除上海城垣，為全國自動拆城的先聲。又嘗建議江南製造局搬離上海，及把龍華寺改為公園，都因滬軍結束不及實現。

其美主張革命外交。有一次，某德商運槍械入華界，被扣留。交涉使某德商說情，其美正色說：「邦交上應互相尊重，如果外人可以領照運軍械入華界，我們中國人亦應該可以領照帶軍械入租界，纔算公平。至於大言哄嚇，祇可加在從前滿清官吏的身上；我們民國時代的長官，未便曲從。」交涉使無話可說，紅着臉告退了。

滬軍最初轄三個師，其中有第五團，後來改編爲第九十三團，由蔣公中正一手練成，紀律嚴明，最爲精銳。團裏的官兵，到民國十三四年間，有不少已經成爲黃埔建軍時期的各級重要幹部。

遠在民國元年，其美已經認識空軍的重要。他籌組飛機一隊，派厲汝燕負責籌備。汝燕新從英國的航空學校畢業，帶回來奧國製愛鐵血式的飛機兩架，每架裝六十四馬力。謀力發動機一具，速率每小時七十英里，可坐兩人，續航力五小時。滬軍結束後，兩機改隸南京的交通團；不久，又改隸北京陸軍第二師；最後撥歸北京參謀部的航空學校。

民國元年，上海有一種「太平洋日報」，它的全部鉛字，就是其美所捐贈的，原來在光復以前，其美在馬霍路設了一個秘密印刷機關，光復以後，已無祕密必要，便全部送給太平洋日報。太平洋日報整天鬧窮，其美有好幾次，像散步一般地推進編輯室的門，對主持人葉楚傖笑嘻嘻地說：「楚傖！敢又不夠用了」？說着，馬褂袋裏取出一張支票遞給他，一千或二千，直到關門爲止。

第七章 二次革命

甲 從辨奸到防奸

陳其美在滬軍結束之後，因為孫中山先生黃興等電邀入京，便北上，一覘北方的虛實。他會到了袁世凱，會到了世凱的若干重要幹部，也看透了世凱在政治，軍事，財政，外交等各方面的部署。但他祇是很沉着地在觀察，在評價，很少表示意見。有一次，世凱問他革命完成了，還願意幹些甚麼事？這一問打破了他的沉默，他很堅定地說：「我相信還有些事可以幹，就是：我願意扶助擁護共和的人；同樣地我亦願以全力反對那些破壞共和的人！」這簡單而斬釘截鐵的答覆，怔住了世凱，半晌說不下去。過後，世凱常常向人稱道他的機警敏捷，不失為同盟會中的健將，在世凱的內心裏，對其美，顯然地有着兩種矛盾的意識，就是：第一，覺得在目前，其美仍舊是一個最難應付的反對派；第二，如果能夠把其美收為已用，而削弱同盟會的力量，豈不更妙。從此，世凱不時以各種的動位動

章頌給其美，祇是都被其美婉拒了。

世凱的居心叵測，其美自然看得很清楚。回滬以後，勸勉各同志秘密戒備：尤其屬望蔣公，勸他積極練兵，為將來討賊之用。他曾撰了聯語兩句：「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並請中山先生親筆書寫，贈給蔣公，互相勗勉。

其美卸職後，無事可為，對出國的願望亟求實現，其目標則在歐洲。事為世凱所聞，覺得這也是一個拉攏的機會，便派人向其美致意，願送考察費若干萬元，希望他早日成行，其美對這，同樣的付之一笑。其美的從子果夫，也想跟他出國求學。但他體弱多病，其美因叫他於民國二年的春天，先東度療養身體，等身體復原了，再一同赴歐。果夫在日本，一面養病，一面考察各地的工業，健康的恢復很快，滿想赴歐的時機快要成熟了；不料一天，他突然得到一個消息，說是上海發生了宋教仁被刺案，國內人心極端震憤！由這所引起的問題太多了！其美的出國問題，暫時祇有不談；果夫的赴歐問題，自然也被連帶地攔住了。

乙 宋教仁被刺與破案

宋教仁，字漁父，湖南桃源人，同盟會領袖之一。唐紹儀內閣成立，教仁擔任農林總長，辯才無礙，爲袁黨側目。紹儀辭職，教仁亦連帶去職，民元八月間，同盟會爲爭取未來國會的議席起見，特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等四個政黨合併，改稱爲國民黨。其中運動最力的，就是教仁。依教仁的政見，將來的正式總統可以讓袁世凱擔任；但內閣必須由政黨組織，以實現責任內閣的理想。二年春，正式選舉國會議員，國民黨果然獲得了最大的勝利。按照教仁的計劃，第二步，應該促成政黨內閣的實現，於是他就由湘而鄂，而皖，而寧，而滬，到處演說，批評時政，以博取人民的同情。不料三月二十日，在上海滬寧車站候車北上的當兒，被人行刺；延至二十二日，因傷重逝世。

此案發生之後，流言甚盛，甚至有說是陳其美所爲。其美知道這是不需要聲辯的；但不料倒有一部分同志不分皂白，也居然受騙，他密令舊部幫同緝兇，限三日內破案。他假定

了教仁的敵人爲誰；他又假定了謀殺案的主使人從遙遠的地方，對暗殺案的發縱指使，很可能運用密電等工具。這一點看透了之後，他毫不猶豫地趕到電報局，委託局裏一位和他很有關係的職員，對最近收發的各電加以縝密的檢查。不久，果然在這兒給他找到線索了；再由此線索，捕到了兇犯武士英及謀殺犯應桂馨，接着又在應宅搜得謀殺證據多種，——全是應犯與國務院秘書洪述祖以至內閣總理趙秉鈞的往來函電。由這些函電，不但證實了趙、洪與謀殺案有關，同時也證明了趙、洪是奉袁世凱之命，進行這暗殺陰謀的案件的。

憤慨的情緒，很快地充滿了全國人的內心。上海檢察廳票傳趙、洪到案，趙自請辭職，世凱祇准他請假，安居北京；洪亦避往青島，都始終沒有到庭，成爲懸案。

丙 二次革命

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接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立即趕回上海，發動討袁運動；主張在世凱備戰沒有完成之前，先發制人，起兵聲討。黃興等反對這一主張，認爲世凱既以國家行政

首領主謀殺人，應該訴諸法律，由國會提出彈劾，並組織最高特別法庭，召世凱到庭，依法審問，依法懲辦。國民黨幹部大多附和這法律解決的辦法，因此遲遲沒有備戰。世凱本沒有把法律放在心上，此時更無顧忌，對國會彈劾案概置之不理；相反地，不經國會同意，逕向五國銀團簽訂大借款二千五百萬鎊的借款條約，用以擴充軍備，收買議員。現在倒是他來先發制人了！他知道國民黨的武力根據地多在南方，為預防反抗，特派段芝貴，李純率重兵入江西，派馮國璋率重兵駐南京，派鄭汝成率重兵鎮壓淞滬，並積極收買原駐淞滬的陸海軍。部署既定，在六月間，突然以明令將贛督李烈鈞，皖督柏文蔚及粵督胡漢民免職。上海國民黨幹部這時纔知道世凱的陰謀；除了起兵聲討外，別無辦法，於是就推烈鈞回贛，在湖口起兵，宣布討袁。南京方面，由黃興入城，促蘇督程德全獨立。接着廣東、湖南、安徽、福建各省也相繼響應。二次革命的序幕，至此遂正式揭開。

黃興等以上海地位重要，公推陳其美擔任討袁軍總司令；其美於七月十六日就總司令職。他對駐滬陸海軍本已有相當的聯絡，只因受了鄭汝成收買的影響，如今發動討袁，陸

海軍多抱着觀望的態度，不肯響應。其中可用的基本實力，因此祇有陳其蔚所部的前陸軍九十三團，這時仍交由蔣公指揮作戰。其美的從子果夫在日本養病，頗有進步。在宋教仁被刺案發生後，其美即電令果夫返國，召集軍校同學組織奮勇軍，並受蔣公節制。此外，還有鈕永建所部約一師參加作戰。二十二日，戰事開始，分數路進攻製造局，一面佔領吳淞口砲台。其美和蔣公親上前綫，往來指揮，各路均有進展。袁軍不斷增援反攻，加以海軍態度突變，在製造局對面，江中的海圻等砲艦發砲，爲袁軍助戰。討袁軍艱苦支持，到二十九日，向製造局作最後一次的總攻，依然不能挽回頹勢，損失慘重。其美不得已下令向閘北退却。

閘北各會館一時擠滿了討袁軍，其美重新部署，計劃奪取閘北，爲再舉的準備。商人某怕袁軍進攻，將影響到自己的生命財產，就向英租界巡捕房密告，請派大批巡捕衝入閘北，將討袁軍住處包圍，勒令繳械。上海方面的討袁軍事，至此遂一蹶不振。

江西方面的討袁軍，因受袁軍水陸夾攻，不支而退。在南京，一部分反正軍隊，因被

收買，紛紛附袁，黃興被迫離去。何海鳴繼起，與張勳部血戰十餘天，不支而退。在安徽，一部分反正軍亦被收買，發生內訌，柏文蔚出走。廣東方面，龍濟光奉袁命由廣西梧州率師東下，內外交攻；討袁軍不支，宣告失敗。在福建，在湖南，都受各省討袁軍敗訊的影響，討袁軍事，隨同瓦解。總計二次革命，從湖口發動，以至各省相繼潰敗，經過時間僅有兩個月。在南京、安徽、江西、廣東、福建、湖南各地的討袁軍，經不起袁軍的壓力，在短時期內也先後宣告失敗。

丁 致上海領事團的一封信

戰事結束後，其美仍留滬活動；袁黨向各國駐滬領事團交涉，允許以越界築路爲交換條件，要求引度。領事團本來同情於討袁的，因受袁黨利誘，突然變卦，在西報上發表一封給其美的信，要求其美離開上海租界，理由是說：爲保全租界治安，不得不爾。其美不服，卽復領事團一封長信，表示嚴重的抗議：

「自敵軍戰敗以來，鄙人等不復背城借一，以圖最後五分鐘之勝利者，非怯也；

誠以敵軍起義之惟一目的，乃在推翻袁氏之專制。當戰禍未啓之先，敵國民黨對於宋案問題，大借款違法問題所爲奔走呼號者，固無日不望諸法律及依政治上之正軌以爲解決；不謂袁氏之魔力橫絕一世，以軍人爲後盾，以金錢爲前驅，劫之以勢，啖之以利，而國會及法院全失其效力，於是袁氏益逞其野心，肆無忌憚，不數日擅免贛、粵、皖三省革命時代共建民國之民選都督，首先派兵入贛，激成戰事。贛民出於自救，出師抗禦，於是寧、皖、粵、湘、閩、川各省相繼獨立，宣布討袁；而敵軍亦迫於義憤，同時興起；其亦足見民黨之不欲首先發難矣。迨至迫不得已，而後以武力解決，此誠痛心疾首，無可如何之事也！向使民黨早有先發制人之心，即以滬上一隅而論，袁軍未來，敵軍一起，何難完全佔領？豈有圍攻一製造局數日不下者哉！夫民軍之先發者，非智不及也，蓋國民之對於惡政府，惟以正義及公理折服之，斯可矣，奚以術數及陰謀爲？孰意民黨始終以堂堂正正之師對待袁氏，而竟不敵袁氏之金錢勢力及其窮兇極惡殘民以逞之陰謀術數何！然民黨形見勢絀，猶復出於一戰者，蓋猶冀振

奮全國之民氣，喚醒全國之人心，以達其排除專制、保障共和之目的；民黨之用心若此，亦可見諒於天下後世矣！夫勝敗何常之有？拿破崙一世之雄，終於失敗，而遭放逐。袁氏之才，萬萬不及拿破崙，豈無失敗之一日？民黨守「不自由毋寧死」之格言，其心固百折不回。然滬上之戰事竟告終止者，非敵軍之力不能再戰也；蓋一時勝敗已分，既不能挽救現局於萬一，斷不忍荼毒生靈，且以震驚租界，使我友邦僑民惴惴恐懼；此鄙人區區愚忱，固可告無罪於我友邦及敵國國民者也。迺袁氏之兇餒彌彰，必欲盡得民黨之首級，以遂其殘殺人民之心；甚且干涉租界，不准民黨容留其間，欲爲一網打盡之計。——第袁氏之陰謀不足怪，獨不解貴領事團之舉動亦若有所偏袒者，豈文明國家亦以勢力爲前提耶？鄙人雖未嘗親受貴領事團之公函，而西報所載，固有貴領事團致鄙人一書，令鄙人遷出租界。此書是否確實，未敢遽斷；然報紙刊登，必有由來，茲不得不對於此書略爲申辯，冀回貴領事團之視聽焉。」

「夫國事犯不能拘交，在國際公法上已成爲萬國公認之慣例。此次敵國民黨與袁

氏之戰爭，純然出於改良政治爲目的，雖爲袁氏所敗，然其爲國事犯固屬毫無疑義；是敵國民黨於國際公法上得享我友邦保護之利益。鄙人謹守國際公法，未嘗有所違犯；今不加保護，而乃迫令遷出，無異間接之拘交，於公法殊屬不合：此鄙人之未解者，一也。

「卽曰貴領事團之舉動，爲保全租界治安，不得不爾，不知鄙人乃最尊重租界之治安者。試以往事證之：當前者有人謀攻製造局之時，鄙人聞信，卽奔告貴總領事，預爲戒備。又歷來凡有預聞流氓聚集擾地方之事，而通知卜總巡者屢矣。更遠徵之光復以前，鄙人在滬設立機關，運動各省贊助革命，歷有八年，從未妨礙治安。光復上海後，對於租界若何保護，尤不待絮述。卽此次敵軍與袁軍開戰之前，鄙人亦嘗先事報告；迨既戰之後，於租界亦絲毫無所侵擾：是鄙人之尊重租界治安，彰彰在我友邦人士之耳目，似未嘗無一日之感情。——而不以爲德，反以爲怨，此鄙人之所未解者，二也。

「藉使貴領事團決議如此辦法，然我友邦對於敵國內爭，苟於租界無關，按照國際公法，自應嚴守中立。即如前者工部局之示文，固謂：「兩方之人於戰事有關者，均不准逗遛租界」。是已明示無所偏袒矣：然何以程德全藏身租界，猶敢親令劉福彪於吳淞謀變，襲擊民軍，豈非以租界爲陰謀密策之地點，而顯然違背工部局之示文乎？而貴領事團不聞驅逐程德全，而獨施之於鄙人也！且閘北及蘇州河，本敵國之土地；何以敵軍於閘北設司令部，即遭各國兵士所毀，而事前並未有正式之通知，臨時復行解散敵軍士卒，攜去槍砲多件，而蘇州河亦不聽敵軍通過？今袁軍在閘北及蘇州河，則聽其行動自由；相形之下，豈得謂平！更聞袁軍之赴江灣，乃藉淞滬火車運兵，而揭紅十字會旗以爲掩飾，並以車站爲司令部。而張勳更藉滬寧火車運兵，且以花車爲司令部：前者張軍敗兵火車相撞，已成不可掩之事實。又如電報滬局爲袁氏密報軍情之機關，曾不聞貴領事團加以干涉。示文雖曰「兩方」。用意專注一面，文明國詎應如是？鄙人之所未解者，三也。

「又如報章紀事，有聞必錄，此憑各方面訪員之報告者也，失實之處，東西各報均所難免。此次民軍起義以來，滬上各機關報各爲其黨張大其詞，紀載失實，奚止一家？乃他報未聞干涉，獨於民黨之中華民報則捕其主筆鄧君家彥，判以監禁重罪，無乃太不公允！此鄙人之所未解者，四也。」

「謂袁氏之才爲敵國絕無僅有之人乎？則袁氏除利用金錢，徧植私人外，於政治上毫無建設，於共和尤屬顯然違背。如謂非扶助袁氏不能戡定中國之亂乎？則此次戰事會用其全力於南京，且持久而難下；而四川之民軍猶盛，贛、皖、湘、粵餘燼未已；勝敗之數，尙未全分，此仆彼起，再接再厲。袁氏不去，敵國絕無寧日！况袁氏所倚爲心腹者，均屬民賊：或爲著名之惡棍，或爲滋擾之土匪，或爲前清之貪官污吏，或爲今世之宵小奸人。如以寧人所深惡痛絕之張勳，而使之攻寧；以贛人粵人所共拒之李純、汪瑞闓，而使之再入贛粵；略舉一端，已足爲袁氏大失人心之證。而嗣後此輩恃功驕橫，各逞其欲，肆毒於民，袁氏且有不能制之一日。加之議員軍人及

一切官吏。無不以金錢賄買，道德掃地，廉恥淪亡；大亂之起，必不旋踵，絕無再能立國之理！言之痛心！然則以袁氏爲有定亂之才而扶助之者，終將自悔失人，甚且以愛敵國者而禍敵國：此又鄙人所大惑不解者也！

「總之，民黨尊重租界之治安者以公理，非以勢力。方今文明國無不主張公理，尊重人道。貴領事團之在滬上，亦必以公理人道爲重；是以敵國人民所以報我友邦人士者，亦以公理人道爲重。否則，以勢力言之，滬上之巡捕及軍隊軍艦，果足以保護租界之治安與否，恐尙屬一問題。竊願貴領事團勿結怨於敵國人民，勿以愛租界者禍租界，此鄙人所馨香禱祝者也。鄙人與貴總領事相交頗久，相感以誠，忝有一日之友誼，用是披瀝腹心，聊盡忠告。尙祈貴總領事轉達於貴領事團而熟議之；不爲已甚，是所厚幸！」

領事團看到其美的抗議書，義正詞嚴，無可非難，乃重新改變態度，宣告其美和他的同志一律以政治犯看待，不能引渡。其美等在滬，從此纔得到比較安全的保障。

第八章 陳其美與中華革命黨

甲 領受失敗的教訓

二次革命，曇花一現，說不到有甚麼收穫；但它充滿了教訓，而最能領受那些教訓的，恐怕還是首推陳其美。

在上海戰事失敗的時候，首先引起他的感慨的，是一部分同志的信念的動搖，例如：參謀長黃郛在戰事逆轉之後，竟不別而行，北上活動；奮勇軍隊長任某，奉派到宜興運動軍隊，亦一走了事；還有些平日和其美很接近，其中且有受過其美的提拔或助力的，此時都避不見面。其美對這一類人自然很氣憤，但氣憤之後，他知道應該怎樣去反省，再由反省訴之於理智，臨了很顯然地他祇有怪自己的用人不當。

不但關於用人，還有關於革命的政策問題，也由反省，同樣給他澈底地覺悟了。他認為他自己以至黨中其他幹部之不肯接受中山先生的主張，實為革命挫敗之主因。他曾根據

這一見解，寫一長信給僑居美國的黃興，不留餘地的批判自己與興等已往在思想及行動上的錯誤。這是革命史上極寶貴的文獻，茲錄如下：

「克強我兄足下：美猥以非材，從諸公後，奔走國事，於茲有年。每懷德音，誼逾骨肉。去夏征颶東發，美正養痾在院，滿擬力疾走別，握手傾懷，迺莫獲我心。足下行期定矣，復以事先日就道，卒無從一面商權區區之意於足下，緣何吝也！嚮者，晤日友宮崎君，述及近狀，益眷眷國事，彌令美動「榛苓彼美，風雨君子」之思矣！

「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譚、宋輩，過滬上時，談及吾黨健者，必交推足下，以爲「孫氏理想，黃氏實行」。夫謂足下爲命革實行家，則海內無賢無愚，莫不異口同聲，於足下無所增損；惟謂中山先生傾於理想，此語一入吾人腦際，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見不易見諸施行，迨至今日，猶有持此言以反對中山先生者也。然而徵諸過去之事實，則吾黨重大之失敗，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誤之耶？抑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爲誤，而反對之，致於失敗耶？惟其前日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爲誤以致失敗，則於今日中

山先生之所主張，不宜輕以爲理想而不從，再貽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懷往事而欲痛滌前非者也！爰臚舉昔日反對中山先生而其歷致失敗之點，及有負中山先生者數事，以告足下，其亦樂聞之否耶？

「當中山先生之就職總統也，海內風雲擾攘未已，中山先生政見一未實行，而經濟支絀，更足以掣其肘。——俄國借款，經臨時參議院之極端反對，海內士大夫更藉口喪失利權，引爲詬病；究其實，則實交九七，年息五厘，卽有擔保，利權不礙，視日後袁氏五國財團借款之「實交八二，鹽稅作抵，不足，復益以四省地丁，且予以監督財政全權」者，孰利孰害，孰得孰失，豈可同年語耶！乃羣焉不察，經受經濟影響，終妨政府行動，中山先生既束手無策，國家更瀕於阽危，固執偏見，貽誤大局。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一。

「及南北和議以後，袁氏當選臨時大總統，中山先生當時最重要之主張約有三事：一則袁氏須就職南京也。——中山先生意謂南北聲氣未見調和，雙方舉動時生誤

會，於共和國統一前途，深恐多生障故，非袁氏就職南京不爲功；蓋所以聯絡南北感情，以堅袁氏對於民黨之信用，而祛民黨對於袁氏之嫌疑也。二則民國須遷都南京也。——北京爲兩代所都，帝王之夢，自由之鐘所不能醒；官僚遺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滿；必使失所憑藉，方足鏟鋤專制遺孽；遷地爲良，庶可蕩滌一般瑕穢耳。三則不能以清帝退位之詔，全權授袁氏組織共和政府也。——夫中華民國，根據臨時約法，取決人民代表之公意而後構成，非清帝、袁氏所得私相授受也；袁氏之臨時總統，乃由國民所公選之參議院議員推舉之，非清帝所得任意以予之也；故中山先生於此尤再三加之意焉。此三事者，皆中山先生當日最爲合法之主張，而不惜以死力爭之者也；乃竟聽袁氏食其就職南京、取決人民公意之前言，以演成弁髦約法、推翻共和之後患者，則非中山先生當日主張政見格而不行有以致之耶？試問中山先生主張政見之所以格而不行，情形雖複雜，而其重要原因，非由黨人當日識未及此、不表同意、有以致之耶？有負中山先生者，此其二。

「其後中山先生退職矣，欲率同志爲純粹在野黨，專從事擴張教育，振興實業，以立民國國家百年根本之大計，而盡讓政權於袁氏。吾人又以爲空涉理想而反對之，且時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態度；卒至朝野冰炭，政黨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謀國之苦衷，經世之碩畫，轉不能表白於天下而一收其效。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三。

「然以上諸事，猶可曰一般黨人之無識，非美與足下之過也。獨在宋案發生後，中山先生其時適歸滬上，知袁氏將撥專制之死灰，而負民國之付託也，於是誓必去之。所定計劃，厥有兩端：一曰「聯日」。聯日之舉，蓋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黨之勢也。「日國亞東，於我爲鄰；親仁善鄰，乃我之福。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此中山先生之言也。在中山先生認聯日爲重要問題，決意親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視之，力尼其行，若深怪其輕身者。卒任袁氏伸其腕臂，孫寶琦、李盛鐸東使，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則失所與矣！（中山先生自謂國民黨向主聯日者，以彼能發

奮爲雄，變弱小而爲強大，我當親之聯之，以圖中國之富強也。不圖彼國目光如豆，深忌中國之強，尤畏民黨得志，而礙其蠶食之謀：故屢助官僚，以抑民黨；必期中國永久愚弱，以遂其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橫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憫也！倘長此不改，則亞東永無寧日，而日本亦終無以倖免矣！東鄰志士其有感於世運起而正之者乎？」二曰「速戰」。中山先生以爲：「袁氏手握大權，發號施令，遣兵調將，行動極稱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迅雷不及掩耳，先發始足制人」。且謂：「宋案證據既已確鑿，人心激昂，民氣憤張，正可及時利用：否則，時機一縱即逝，後悔終嗟無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遲鈍，又不之信，必欲靜待法律解決，不爲戰宣之預備：豈知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法律以遷延而失效，人心以積久而灰冷，時機坐失，計畫不成，事欲求全，適得其反。設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貽伊戚耶？有負中山先生者，此其四。

「無何，刺宋之案，率於袁趙之蔑視國法，遲遲未結。五國借款又不經國會承認，違法成立。斯時反對之聲，舉國若狂；乃吾人又以爲有國會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

督之力爭在，袁氏終當屈服於此數者而取銷之。在中山先生則以爲國會乃口舌之爭，法律無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堅持；均不足以戢予智自雄擁兵自衛之野心家；欲求解決之方，惟有訴諸武力而已！其主張辦法，一方面速興問罪之師，一方面表示全國人民不承認借款之公意於五國財團。五國財團經中山先生之忠告，已允於二星期內停止付款矣。中山先生乃電令廣東獨立，而廣東不聽；欲躬親赴粵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聽；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獨立，吾人又以上海彈丸地難與之抗，更不聽之。當此之時，海軍尙未接洽，自願宣告獨立，中山先生力贊其成；吾人以堅持海陸軍同時並起之說，不欲爲海軍先發之計。尋北軍來滬，美擬邀擊海上，不使登陸，中山先生以爲然矣；足下又以爲非計。其後海軍奉袁之命開赴煙台，中山先生聞而欲止之，曰：「海軍助我，則我勝；海軍助袁，則袁勝；欲爲我助，則宜留之；開赴煙台，恐將生變」。美與足下則以海軍旣表同意於先，斷不中變於後，均不聽之。海軍北上，入袁氏牢籠矣，嗣又有吳淞砲台砲擊兵艦之舉，以生其疑，而

激之變，於是海軍全部遂不爲我用矣。且中山先生當時屢促南京獨立，某等猶以下級軍官未能一致諉；及運動成熟，中山先生決擬親赴南京宣告獨立，二三同志咸以軍旅之事乃足下所長，於是足下遂有南京之役。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張政見，皆爲破壞借款，推倒袁氏計也；乃遷延時日，逡巡不進，坐誤時機，卒鮮寸效，公理見屈於武力，勝算卒敗於金錢，信用不孚於外人，國法不加於袁氏，袁氏乃借欺人之語，舉二千五百萬鎊之外債，不用之爲善後政費，而用之爲購軍械，充兵餉，買議員，賞奸細，以蹂躪南方，屠戮民黨，攫取總統之資矣。設當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卽時獨立，勝負之數尙未可知也。蓋其時聯軍十萬，擁地數省，李純未至江西，芝貴不聞南下，率我銳師，鼓其朝氣，以之聲討國賊，爭衡天下無難矣！惜乎鄂湘諸省不獨立於借款成立之初，李柏諸公不發難於都督取銷之際，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變更，北兵四布，始起而討之，蓋亦晚矣！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五。

「夫以中山先生之智識，遇事燭照無遺，先機洞若觀火；而美於其時貿貿然反對

之，而於足下之主張政見，則贊成之惟恐不及；非美之感情分厚薄於其間，亦以識不過人，智闇慮物，泥於「孫氏理想」一語之成見而已。蓋以中山先生所提議者，皆不免遠於事實，故懷挾成見，自與足下爲近；豈知拘守尺寸，動失尋丈，貽誤國事，罔不由此乎？……

此信寫於民國四年。其美這一種懺悔與自我批評，在二次革命以後，已經不時地流露出來，以自勉兼勉同志，不過在此信裏作一總檢討罷了。試舉數例：

總理爲最初主張討袁之一人，使吾人及早遵行，此次革命又何至於失敗？即敗，亦何至成此局面？（告同志周淡游丁景梁語）

此次（二次革命）失敗，非袁世凱力強，乃黨人太弱；亦非關人少，乃因缺乏團結，各自爲謀所致。（二年九月對家中人語）

二次革命之發生，由於第一次革命之敷衍妥協；而第二次革命之失敗，由於我黨之不統一；其原因，皆由諸同志不能奉先生之教令。往事具在，後之進行，須鑑前

車，欲革命之能達目的，非此不可！（二年十月初赴日對中山先生語）

辛亥革命，手持寸鐵、集衆數百、武昌一呼、全國震盪者，革命黨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據地數省，擁兵十萬，北兵負嵎而全局失敗者，革命黨中銳氣銷沉之所致也。（從日本赴大連途次寄友人書）

總理領導我們，我們都追隨不上。總理如在山頂，我們只在半山。我這兩年纔認識總理的偉大，却是已太遲了。而許多同志還未覺悟，說我們服從太過，豈不可嘆！

（對胡漢民語）

把這些言論歸納起來，其美的革命思想，可說是以二次革命爲轉捩點。二次革命之後，他把以往的錯誤廓而清之，重作新人，惟中山先生之命是從，不再像黨中其他幹部徘徊於十字街頭。

乙 協助組織與推進中華革命黨黨務

陳其美在革命思想上的轉變，有如他自己所說，頗引起一些同志的批評，怪他對中山

先生服從太過。從中山先生看來，却認爲最可嘉慰的一件事。原來自南北和議成立，到二次革命失敗，中山先生所看到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尤其是從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由祕密的革命黨改爲公開的政黨之後，一切都是每况愈下了。——在日益膨脹的組織中間，爭權慕勢者紛紛加入，意見紛歧，紀律蕩然，恰如一盤散沙。黨中幹部宋教仁黃興等，因參議院議員、內閣閣員及各省高級官吏大多已列名黨籍，意味到未來的國會議員選舉，國民黨定可操握左券；除樂觀外，始終不作其他想念。另一部分黨員認滿清推翻之後，革命已經成功，奮鬥精神也隨之而銷沈。亦有人因政見不合，另有組織；或受袁黨收買，常掣國民黨之肘。袁世凱看透了國民黨的種種弱點，因得隨心所欲，從容布置，將各地討袁軍各個擊破之後，遂於二年十一月四日，明令解散國民黨，並取消國會和各省議會中間所有國民黨籍的議員的資格。各地同志，除在海外的尚有支部繼續領導革命外，至是大都星散，求一集合的機會亦不可得。中山先生以二十多年艱辛締造的革命黨，沒落到此，自然很憂悶。但憂悶並不會動搖他的革命信念；民國二年年底，他在日本決定重新組黨，以奠

立新的革命基礎。他認定國民黨的致命傷，是組織鬆懈，黨紀廢弛；因此，新黨必須從「嚴密組織，整飭黨紀」入手。接着他遭遇到第二個困難，就是國民黨時期，一般同志都已散漫與自由慣了，究有誰能夠幫助他去嚴密組織整飭黨紀呢？他物色着，不斷的物色着，總算物色到很有限的幾個人，可以做新黨的幹部。其中要以陳其美給他的安慰為最大！——因為祇有其美對革命失敗原因已有深刻的認識；不但認識，且能很沉痛的懺悔，決心從此追隨中山先生繼續奮鬥，至於犧牲了一己為止。

民國三年夏，中山先生重新組黨的計劃終於成熟了，新黨的名稱定為中華革命黨。六月，在日本東京開總理選舉會，中山先生當選為總理。七月八日，在築地精養軒開成立會，中山先生當眾宣誓加盟，主盟者胡漢民，介紹者陳其美、居正。黨員誓約包括：（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祕密；（五）誓共生死。立誓約人並須在誓約上加蓋指模。關於黨員的選擇，以服從總理一人為惟一條件，這顯示了中華革命黨和已往的興中會、同盟會及國民黨不同的地方。它的最大作用，是在正本清源：

(一) 擯斥官僚；(二) 淘汰偽革命黨，以收完整統一之效。

在總理以下，中華革命黨設總務、軍務、財政、政治、黨務、宣傳六部，每部各設部長一人。其美奉派擔任總務部部长，綜理接洽內地支部海外支部及黨外交涉等各事。他遵照總理的意旨，綜覈名實，轉移風氣，嚴格訓練黨員，海外各地先後成立支部二十餘處，不時有鉅款匯來接濟，國內革命經費，統由他負接洽調度的責任。

上海是其美畢生在黨務、政治、軍事上活動的根據地，所以他在那裏，關於建立黨的外圍，最爲注意；尤其是在中華革命黨成立以後爲然。社會上各階層、各行業，幾乎沒有一處不和他直接或間接地發生關係。凡有領導能力的人，他總是深相結納，或派同志經常和他們保持接觸。學校或報館在經費支絀陷於停頓的當兒，每解囊相助，或代籌所以自全的方策。上海民國日報的創立，完全受他支持，連這報名也是他手定的。至於抑強扶弱，排難解紛，恤病濟貧諸事，更所樂爲。曾和朝鮮人某某等組織一秘密結社，名叫新亞同濟社，專謀朝鮮的獨立，不時在物質上精神上予以援助。僑居上海的朝鮮、安南、印度各民

族的革命黨人，及朝鮮在中國各地的留學生，由其接濟費用的，亦舉不勝舉。因此，社會人士都願和他交遊，有的正式加入中華革命黨，有的願從旁效力黨的工作，據點分佈各地，所獲情報，即遠至北方袁黨的一舉一動，無不瞭如指掌。

中華革命黨初成立時，同志們本想推舉黃興擔任協理，協助中山先生綜理全黨黨務，興因爲不贊成誓詞「服從孫先生」及加蓋指模，不肯接受，悄然赴美。遂改舉其美爲協理，其美懇辭。因此協理一職始終從缺。其美知道得很清楚，興之走，影響於黨的前途太大，便寄與一封很長的信縷述中山先生的理想爲不可及，與革命黨統一領導的必要，很誠摯地勸他回國，共負大局安危之責。這信裏包含着多多少少有關民國初年黨和政治的重要史實。中山先生特地把它附錄於孫文學說的第六章，本章上段（甲）已摘錄了一大半，這裏請再接錄後半篇，以成全豹：

「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車已覆，來軫方逾；亡羊補牢，猶爲未晚；見兔顧犬，機尙不失；美之所見如此，未悉足下以爲何如？自今而後，竊願與足下共勉

之耳！夫人之才識，與時並進；知昨非，而今未必是；能取善，斯不厭從人。鄙見以爲理想者，事實之母也。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播因於二十年前，當時反對之者，舉國士夫殆將一致，乃經二十年後，卒能見諸實行，理想之結果也。使吾人於二十年前卽贊成其說，安見所懸理想必遲至二十年之久始得收效？抑使吾人於二十年後猶反對之，則中山先生之理想不知何時始克形諸事實！或且終不成效果，至於靡有窮期者，亦難逆料也！故中山先生之理想能否證實，全在吾人之觀察能否瞭解，能否贊同，以奉行不悖是已。夫觀於既往，可驗將來，此就中山先生言之也。東隅之失，桑榆之收，此就美等言之也。足下明敏，勝美萬萬，當鑒及此，何待美之喋喋。然美更有不能已於言者：中山先生之意，謂革命事業，且暮可期，必不遠待五年以後者，誠以民困之不蘇，匪亂之不靖，軍隊之驕橫，執政之荒淫，有一於此，足以亂國，兼而有之，其何能淑？剝極必復，否極必泰，循環之理，不間毫髮，乘機而起，積極進行，撥亂反正，殆如運掌。美雖愚闇，願竭棉薄，庶乎中山先生之理想卽見實行，不

至如推倒滿清之必待二十年以後。故中華革命黨之組織亦時勢有以迫之也。

「願自斯黨成立以來，舊日同志頗滋訾議，以爲多事變更，予人瑕隙，計之左者。不知同盟結會於秘密時代，辛亥以後，一變而爲革命黨；自形式上言之，範圍日見擴張，勢力固徵膨脹；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複雜，薰蕕同器，良莠不齊，腐敗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齷齪敗類，更覆雨而翻雲，發言盈庭，誰負其咎？操戈同室，人則何尤？是故欲免敗羣，須去害馬，欲事更張，必貴改弦，二三同志，亦有以諒中山先生慘澹經營機關改組之苦哀否耶？至於所定誓約，有「服從先生」，「服從命令」等語，此中山先生深有鑒於前此致敗之故，多由於少數無識黨人誤會平等自由真意。蓋自辛亥光復以後，國民未享平等自由之幸福，臨於其上者，個人先有緬規越矩之行爲，權利則猜狃以爭，義務則望望以去，彼此不相統攝，何能收臂指相使之功？上下自爲從違，更難達精神一貫之旨，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是耶？非耶？故中山先生於此，欲相率同志納於軌物，庶以統一事權，非強制同志尸厥官肢，

盡失自由行動。美以爲此後欲達革命目的，當重視中山先生之主張。必如衆星之拱北辰，而後星躔不亂其度數；必如江漢之宗東海，而後流脈不至於紛歧。懸目的以爲之赴，而視力乃不分；有指車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黨員如吾人昔日之反對中山先生者以反對於將來，則中山先生之政見，又將誤於毫釐千里之差，一國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約，服從命令，美認爲當然天職，而絕無疑義者。足下其許爲同志，而降心相從否耶？

「竊維美與足下，共負大局安危之責，實爲多年患難之交，意見稍或差池，宗旨務求一貫；惟以情睽地隔，傳聞不無異詞，緩急進行，舉動輒多誤會。相杵疑義，道故班荆，望足下之重來，有如望歲！迢迢水闊，懷人思長；嚶嚶鳥鳴，求友聲切！務祈足下尅日命駕言旋，共肩艱鉅。歲寒松柏，至老彌堅。天半雲霞，縈情獨苦。陰霾四塞，相期攜手同仇；滄海橫流，端賴和衷共濟。於乎！長蛇封豕，列強方逞，薦食之謀；社鼠城狐，內賊愈肆穿墉之技。飄搖予室，綢繆不忘未雨之思；邪許同舟，慷慨

應擊中流之楫。望風懷想，不盡依依！敬掬微忱，肅求指示。寒氣尙重，諸維爲國珍
攝！言不罄意。

第九章 再接再厲的討袁運動

甲 在東北

在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差不多有三個月時間，陳其美很秘地住在上海，繼續研究未來的革命計畫。一般黨人意志的消沉，黨的經費的拮据，以至袁黨氣燄的囂張，都象徵着革命前途的黯澹，但其美的信心並沒有絲毫動搖。尤其是在反省之後，在決心完全接受中山先生領導之後，革命的意志更爲堅定了。他隨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不時修正自己的工作計畫，目光四射，企圖創造革命的機會。中山先生既選定了其美，要他協助重新組黨，就在二年十一月間電召東渡。

一天，其美忽然向中山先生自告奮勇，願到東北去建立革命基礎。他說：辛亥癸丑（二次革命）兩役的失敗，原因固然很多，而以東北各省根基薄弱，不能直搗北京，關係最大；今後我黨如果仍舊偏重南方，忽視北方，覆轍相尋，決無成功希望；不如蹈瑕抵隙，

改在東北進行，培植根基，爲犁庭搗穴的準備。這建議是被接受了。於是三年春，其美約戴季陶同行，由水道赴大連，籌設奉天革命黨機關部。在路上，其美因感冒觸發舊疾，頭昏脚痠，坐臥不安。到大連後，卽住醫院內，以便治療。仍扶病接見當地的志士，商大計。袁黨微有所聞，警探四出，分頭密查；一面運動大連的日本官廳，採取壓迫政策。其美派往各地的同志，已到目的地的，終於無法活動；正在途中的，被阻折回；準備啓程的，亦受監視，不許離連。其美在大連住了五十多天，默察當地的工作環境，已無活動餘地，不得已把東三省黨務交給方劍飛等主持，並令陳甯等運動黑龍江軍隊，部署既竣，在三月十五日悄然離連，回到東京。

在東京，其美又病倒了，一連在醫院裏住了三個月。就在此時期，浙江當局奉令查封其美在湖州的家產。其美眷屬，匆遽間都避到上海。家中所有他的手書，及有關革命的文獻，不及帶走，祇有付之一炬。

有一天，其美接到東北同志的報告，說有巴英二統領，請其美趕往主持。其美因事務

繁重，不能馬上去，乃派蔣公和丁景梁到哈爾濱齊齊哈爾等處，先去視察。據報不確，便未親去。同時囑蔣公等仍回日本，另作計畫。

乙 在江浙

三年六月間，長江一帶接連有數處有新的革命運動。它們的最高領導者是孫中山先生，而策動者則爲陳其美。其美在東北的努力既告失敗，不得已轉移目光於江浙各省。先是蔣公中正計劃在上海舉事，其美在東京接到報告，決定暫留，靜候捷報。及滬事失敗，陳喬英，王軍山，章得高，陳新民等殉難，認定時機還沒有成熟，不能急進，即召蔣公東渡，重商大計。七月，歐戰發生，日德在我膠州灣開戰，日軍乘勝予以佔領，進陷濰縣，青州，濟南各地。此時袁世凱謀帝制很急，爲討好於日本，到了十一月，連青島也正式讓渡了。於是國內的革命局勢亦發生變化，在東北革命勢力薄弱，不能速舉，而江浙一帶，袁軍兵力減少，有隙可乘。其美把握着這一機會，立請中山先生委夏爾璵主持浙事，范鴻仙主持滬事，吳藻華、周應時主持蘇事，分頭猛進。不久，鴻仙被刺，滬事發生頓挫；十

月，杭州的秘密機關亦被破壞，爾璵等三十多人殉難。

其美接連收到各地失敗的報告，一無成效，遂決定返滬，親自主持軍事。四年二月間，動身離日，留蔣公在東京，處理事務。蔣公送他到橫濱輪次。他表示決心犧牲一己，以償革命代價。蔣公很沉靜地，同時也很同情地，給他安慰：「兄此去萬一不幸，爲袁氏所害，我當做兄的第二化身，以完成兄的未竟之志！」

袁探在上海到處密佈，偵察革命黨人的行動。其美在返國前，知道不能不有一點布置。於是派周淡游先返滬，分發反袁傳單和手冊。市民競相翻印，不數日普及全市。同志爲發反袁傳單，當場有多人被捕。捕房和袁探，正忙於捕人的當兒，其美却乘輪到埠，安然到了自己的住處。

既到上海，縱觀大局，並參酌當地同志所提供的意見，決定以謀浙爲主，而兼謀蘇。經營了半年，仍無成效。中山先生一連給他四個電報，要他回日本去，重商大計，他都婉謝了，理由是事情沒有成就，無面目見在日本的同志，決不東渡。不久籌安會發生，袁世

凱帝制自爲的陰謀日益敗露。中山先生再度電召其美返日，研究對策，不得已纔東渡。

丙 在西南

在東京本部的會議席上，其美首先倡議，此時應該在西南一帶舉事。他以爲東南各省袁黨密佈，一時恐不易發動，不如從西南入手，尤其是在雲貴兩省乘隙抵虛，較易爲力。中山先生等對這一建議，一致贊成，當即推定其美親到西南去主持，以廣東爲策源地，同時在香港設一辦事處。

十月，其美再度回到上海。他知道在日本的袁探同樣的在密切調伺他的行踪。在啓程之前，他不動聲色地，約了朋友划船。搖到一座橋下，水激船覆，爲船工救起，其美有幾處皮膚受了傷，馬上入醫院，伴稱重傷，不能見客。袁探深信不疑，冷不防其美很秘密地上了船，安全到滬。

革命運動在西南，本有基礎，各省軍隊，已有三分之二運動成熟。其美親去主持的消息傳出之後，在西南工作的同志都很興奮，希望他能早去。其美自然也希望早日成行，前

往香港，廣州，作有力的策動。又因經費支絀，急於籌款，商得中山先生的同意，決定和許崇智親到南洋去，分頭勸募。中山先生特備一介紹信交其美帶去，給南洋負責同志，稱：「陳君爲吾黨健者。第一次革命，於滬上握東南之鎖鑰，其功最大；至第二次革命後，意志尤爲堅銳，本部成立，掌理總務，實能代弟任勞任怨。」

啓程有日了，而上海一帶，海陸軍歸附日衆，又因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件，喪權辱國，人心激昂，當地的負責同志，認爲機不可失，一致請求其美留滬主持。其美發電請示，中山先生覆電贊同，並派爲淞滬司令長官。祇得取銷西南及南洋之行，在上海組織總機關於法租界霞飛路漁陽里五號，派吳忠信、蔣公、楊滄白、周淡游、邵元冲、丁景梁、余建光等，分任軍事、財政、總務、文牘、聯繫諸職務，孜孜進行，不遺餘力。但仍未忘情於西南，令董鴻勳、楊秦、盧錫卿、安順卿等，在滇川黔各省積極進行。

蔡鍔入滇，發動討袁。初到河口時，當局不讓他入境。滇軍團長董鴻勳、鄧泰中、楊秦三人，受其美領導，同情討袁，向當局力爭，纔准鍔入境。護國軍興，朱執信起廣東香

山、高雷，石青陽起四川酉陽、秀山、彭水，而鴻勳以滇軍前鋒，轉戰川南，盧師諦起川西，王維綱、謝兆南、起川東，呂超發敘府，張煦奪牛背石，向傳義盧漢臣亦引軍川黔之間。他們大多是受中山先生的領導，和其美有着密切的聯繫，但爲所處地位關係，不能不隸於護國軍旗幟之下。

丁 肇和之役

上海爲全國重鎮，長江咽喉，其美等謀之既急，袁黨亦不放鬆。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幹練多才，統轄軍隊達十餘萬，同時海軍第一艦隊，練習艦船，都泊在淞滬一帶，受汝成節制。其美以爲如海軍不爲我助，則海上交通不便，陸上聲威不振，東南半壁也就沒有保障。癸丑之役，（二次革命）因爲海軍不聽我們的指揮，以致失敗，便是一個顯例。再就上海說，辛亥之役，上海克復後，蘇、杭立下，閩、粵響應，皖、寧續降；癸丑之役，賊酋負隅，全局終於失敗：上海對戰局關係的重大，概可想見。所以不能控制海軍，就不能控制上海，不能控制上海，就不能控制整個東南。現在鄭汝成既控制着上海和海軍，如果

不能殺鄭，則上海和海軍就都不容易到手了。這樣，今後舉事，應以殺鄭爲第一要務；第二，在襲取海軍之後，就攻製造局，再取吳淞要塞，然後圖浙攻寧，以建立東南的根據地。

其美對於戰局的分析與決策，終於獲得中山先生等的贊同，決定付諸實施。開頭先設法對付鄭汝成。十一月八日，據各方報告，汝成定十日到日本領事館祝賀日皇登極典禮。在同志中間，有王曉峯，王明山者，擅射擊，且果敢重然諾。其美料定汝成到日本領事館，必須經過外白渡橋，便發給曉峯明山每人以汝成之小照一幀，駁壳槍二，炸彈二，派他們在外白渡橋，爲最後之一擊。十日正午，汝成果然乘汽車經過外白渡橋。明山向汽車先投一炸彈，汽車頂被炸去了。曉峯更不猶豫，急速跳上了汽車，取出兩根駁壳槍，向汝成連續射擊。汝成頭部中十餘彈，立刻身死。曉峯明山見大事以成，從容就義。

汝成死後，袁世凱異常恐慌，派楊善德爲淞滬護軍使。此時上海陸軍及警察，多已運動成熟，而楊虎等連絡海軍，成績更好；肇和、通濟、應瑞各艦，差不多已有半數同情舉

事。長江及江浙各省同志，紛紛地敦促上海首先發難，以便響應。加以海軍總司令於十二月三日命令肇和軍艦，於六日開往廣東，在上海的同志，因為我黨聯絡肇和，在各艦中間成績最好，如果聽其開走，將來發動，不免更困難了，便一致請求其美在六日以前發動。其美立即同意。電中山先生委任肇和艦長黃鳴球為海軍總司令，一面召開總機關部各同志會議，決定於五日午後四時發動。當時計畫及分任任務如左：

(一) 淞滬司令長官陳英士，參謀長吳忠信。

(二) 海軍總司令黃鳴球。

(三) 海軍陸戰隊正司令楊虎，副司令孫祥夫。

(四) 海軍以肇和兵艦為總司令部。由楊虎率一部份部隊佔領肇和，佔領後即開砲猛擊製造局；孫祥夫等率一部份部隊，分別佔領應瑞、通濟，以為肇和的輔助。

(五) 製造局同意的軍隊，及城內，閘北等所聯絡的軍警，一聽到砲聲，即同時響應。

(六) 夏次岩擔任在城內各城門舉火響應。

(七) 薄子明等率領山東部份同志，攻擊警察局。

(八) 闕鈞、沈俠民、朱霞、譚斌等，擔任攻擊電話局電燈廠。

(九) 陸學文等擔任攻擊警察第一區工程總局。

(十) 姜匯清、曹叔實、楊靖波、余建光等，擔任開北方面軍警；建光並任散布告示和檄文。

(十一) 楊滄白，周淡游，邵元冲等，擔任留守總機關部；並辦理後方勤務。

五日午後，各路依照計畫分頭出動。先說海軍方面：楊虎率一部份陸戰隊，乘預先購置的小汽艇，駛近肇和。艦上有海軍練習生陳可鈞，立即率衆響應。虎令取砲彈裝置射擊。因鎗匙無着，將近六點鐘纔打開庫門，取出砲彈，裝置後向製造局射擊。孫祥夫率領一部份陸戰隊，亦預備乘一事先購置的小汽艇，向應瑞艦行駛。因時間迫促，不及向海關請領護照，被巡捕干涉，不能上船，祇好折回。

肇和向製造局發砲數十響，未見對方還砲，以爲製造局已經陸上同志佔領，便不再發

砲。而應瑞、通濟兩艦，也發信號，表示贊同，請勿攻擊。就在這時候，袁黨楊善德、薩鎮冰、楊晟等，議決用重金收買應瑞、通濟，在六日黎明，開砲向肇和射擊。肇和猝不及防，艦上汽爐中砲炸裂，死同志多人。楊虎等不得已退走，於是海軍全告失敗。

陸上各路，初聞肇和的砲聲，紛紛地發動進攻，電報電話局，巡警總局，工程總局等機關，先後攻下。其美亦親率幹部同志吳忠信、蔣公等，向華界出發督戰。袁軍分頭反攻，不斷增援，人多械精。各路討袁軍苦戰多時，傷亡枕藉，被迫退却。其美等在到華界的路上，不時受敵軍警的攔截，不能通過，不得已亦折回漁陽里總機關部。

在漁陽里五號總機關部的隔壁，有法國人居住。他看見五號出入的人數很多，疑有危險物在內，報請法捕房搜查。其美等歸來不久，正與幹部計畫再舉，法捕房巡捕一大隊已到門口，將前後圍住，破門而入。首先捉住了其美的從侄果夫。果夫竭力掙扎，並敲窗撼門，響聲不絕。其美和吳忠信、蔣公、楊滄白、章杰等在樓上，聞聲疑有意外，很迅速地登上屋頂暫避了。樓下還有丁景梁、丁士杰、周濟時、吳靖等，巡捕也把他們關在房內，

然後登樓搜查，一無所獲，便下樓回去。

肇和之役，從起事到結束，不滿十二小時，總共用去不過二萬餘元，死傷及失蹤人員在一百名以上。至於它的後果與陳其美的貢獻，邵元冲曾在紀念肇和戰役一文中，寫了如下的一段結論：

「總理孫先生之組織中華革命黨也，實以陳英士先生爲其惟一之柱石，而肇和之役，集全黨中之精英，或精勤擘畫，或從容佈置，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實中華革命黨全精神之表現也。辛亥之役，英士取上海，以響應武昌，而民國之基礎定；肇和之役，英士發難於淞滬，以樹滇黔討袁之先聲，民國乃由危而重光；故英士者，爲黨而生，爲黨而死，爲創造民國而生，爲保障民國而死，肇和一役之慘淡經營，又英士之全精神全人格之表顯，則肇和一役之關係於黨國者，又爲何如也！」

戊 肇和戰役後的革命動向

肇和之役雖告失敗，袁世凱的氣燄也受很大的打擊，因爲以重兵所駐的上海，僅僅一

個月之內，就連續發生鄭汝成被刺案，及肇和戰役，一般人認爲袁氏已色厲內荏，不足有爲。不久，雲南就宣布討袁，黔、桂、湘、川各省，相繼舉事，袁政府終於走上崩潰之境。

此時其美的革命計畫，主張以上海、廣東、湖北三處爲根據地。照其美的分析，三者得其一則東南動搖；三者得其二，則全國震動；三者都到手，則大局可定。因此，他自己繼續圖滬，同時力助朱執信圖粵，蔡濟民、田桐等圖鄂。

五年三月間，第二艦隊開駐淞滬一帶，已運動成熟，因爲尙有其他方面從事收買，發生摩擦，引起艦隊司令的懷疑，不能如計發動。

四月，與同志商定在十二日晚十二時，以號砲發動，海陸軍同時響應。及期，天氣惡劣，傾盆大雨，號砲潮濕，不能燃放。到次晨三時，纔放了一響，海陸軍無法響應。第二天晚上，改定海軍擔任開砲，由陸軍響應。及期，海軍失約，未發砲；十四晚，擔任運動海軍的同志朱振，率一部份人員親到艦上指揮。艦長本來已同意，却臨時他去，兵士開槍

抵抗。振憤甚，投江死。陸軍方面因連夜準備，不免漸漸地露了形跡，主官把有嫌疑的捕殺了數人，並加意防範。

其美在上海方面，一時既無法活動，乃改變計畫，定五月間先取江陰，扼長江咽喉，使長江海軍不能活動，然後再圖上海，先由吳淞響應，鞏固要塞，再襲江南製造局，以扼長江的門戶。他派楊虎圖江陰，虎首先佔領江陰砲台，繼下吳江、震澤。遇大隊袁軍反攻，因援絕敗退。淞滬方面，因為另有人謀攻製造局不成，袁軍特別戒嚴，已運動成熟的軍隊，內外隔絕，無法取得聯繫，亦未能發動。

與圖滬同時，其美派夏次岩謀浙。次岩進入了浙江，因事機洩露，為浙當局屈映光所逮捕，從容就義。

第十章 殉國

甲 誓死的決心

民國四五年間，陳其美奔走革命，隨着國內外形勢的劇變，而日趨積極。在不斷的挫折中間，他繼續掙扎，夜以繼日，苦心焦思，食少事煩，胃病時發，形容枯槁，精神萎頓。家庭對於他，有等於無；經常陪侍着他的，祇有從姪果夫；此外自其繼母楊氏以次，兄弟、妻子、諸姪輩，在二次革命後，僅二年九月廿六日團聚了一次，四月九日，與弟其采會了一次，八月一日，與繼母和他的妻子會了一次。家中人都希望在兩年之後，能有一次大團聚，可是已經永訣了！其美的經濟狀況很窘；有時同志需錢用，却不吝典當衣物，解囊慨助。他差不多已經犧牲所有的一切了，隨時準備犧牲而幸存的，僅僅是他的生命。

自從四年二月以後，其美更抱着必死之心。在從日本回滬，主持討袁軍事之前，對留日同志臨別致詞，曾經很沉痛的表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真英雄也。吾甚愧癸丑以

來，凡有聲望者，嘗具假面目以投機於革命事業，不復犧牲其生命，以致民國孱弱，黨名墜地，至於此極！吾已決心：吾願犧牲一己，以償我黨之代價，以挽我國之弱風；吾願掃除中國之惡魔；吾願建造世界之平等！」

袁黨鄭汝成生前，據報陳其美從日本返滬，便懸重賞設法擒捕；生擒則若干；死則若干。其美知道了，有一天，忽異想天開，和一位吳某商量：叫他物色一個人，向汝成密告自己的住處，訂明生擒的賞金數目，於捕到的當天付清；按照他的計劃，這一筆賞金，除去酬勞等用途外，其餘都可充作黨的經費；然後指定某一日，引巡捕來捉他；被捕之後，租界當局是否會接受汝成的要求，把他引渡，不能預知，在黨一方面，却可得到數十萬元，爲大舉之用了。吳某怕租界當局馬上引渡。其美說：「租界當局對於我，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已有定議：如被捕，卽送出洋，可以放心。」吳某又怕久住監獄中，如果獄卒受賄，用毒藥謀害，未免太危險。其美說：「這雖然不能預防，要是能夠選一有輪船出口的日子來捕，諒無妨礙。更就我個人說，果然能犧牲一身，而替黨設法到一筆鉅款，有益於救國

事業，即被毒死，亦自值得。你知道我們現在向人家籌款，每每苦費唇舌，纔能得到若干，而且數目很有限，祇能作平時維持之用，談不到有大作爲。我此次歸來，早已決心一死，會有「生不再作亡命」之誓言。現在即因此而死，你也無須爲我可惜了。從二次革命失敗以來，凡有聲望的人，都不能以一死拚，我亦當時未死的一人；如果我死，或可挽回革命黨人爲主義犧牲的令譽，辛亥三月二十九的眞精神，也可以恢復了。我平生沒有致力於研究學問，不過靠自己的聰明，與時勢的需要，出來做事，將來建設，自有他人，今日一死決無遺憾的。」說完了，又催吳某決定去辦。吳某知道他的用心很好，但始終怕碰到不幸，自己不免冒了賣友的嫌疑。其美說：「毒死一層，如果處理得迅速，可不成問題，至於你怕居賣友之名，我可給你一紙證書，同志有話說，可拿證書給他看。」吳某放慮了好久，始終不敢做。其美因爲失望，也煩悶了一整日。

其美在東京時，袁世凱託人問他說，願資助他五十萬元，條件是要他仍赴歐美考察工商，不再過問革命事業。其美要他一次付足，他祇願分期付款。其美說：「一個人不需要此

款，想用此款，無非爲國。能夠一次交來，可作革命費用，不更好麼？」其人說：「先生錯了！現在給先生這筆款子，並非要先生進，却是要先生退。如果先生不要，袁氏就預備拿這筆款子殺先生。所以我勸你受，既有錢用，又可保身，豈非兩全之道？」其美憤極了，指着他的面孔說：「你敢拿錢來污我嗎？我的一生與中國國命有關：如果中國將來有希望，我決不能被袁氏所害，而袁必見殺於我；如果中國無望，我一定死，我爲什麼要惜此一死呢？」

乙 被 刺

袁世凱的應付陳其美，比之其美的應付世凱，更爲狼狽，絲毫不敢放鬆。有多少次設法利誘，沒有誘成；有多少次，向上海租界當局交涉引渡，也沒有辦到。而其美的義舉，屢仆屢起，且多發動於足以號召全國的淞滬一帶，對世凱的威脅最大。末了，世凱祇有出於暗殺之一途。其美在上海的寓所漁陽里，和他的總機關部薩坡賽路一帶，以至由漁陽里薩坡賽路互相往來的大道，如蒲石路、白爾部路，轉灣抹角之處，往往埋伏了一個或

幾個謀探，潛候其美的踪跡。連這一地段的人力車夫，亦多被其收買，作為眼綫。其美的身材、面龐，其美的金絲眼鏡，其美的服裝等等，一切成為袁黨和被其收買的暴徒所注視的目標。

有一天，有一隸名黨籍的李海秋，忽然求見其美，聲稱：友人許國霖、程子安等，組織了一個鴻豐煤礦公司，現在想把一塊礦地向日商中日實業公司抵押借款，如其美能夠從中介紹，簽定合同，則借款到手後，願以十分之四幫助他作革命軍費。其美雖然覺得這事有些突兀，不很可靠，但此時正苦於籌款困難，姑且一試，隨即答應下來了。當約定在五月十八日下午，由海秋帶同鴻豐公司辦事人，及合同底稿，來請其美簽字。

及期，海秋果然帶了許國霖等五人，到薩坡賽路十四號，在客廳裏和其美見面。剛剛坐定，海秋忽然推說忘帶合同底稿，須親去取來。海秋走後，剎那間，從門外衝進了兩個兇手，拔出手槍，向其美頭上射擊，連中數彈。在隔壁的同志，聞聲趕出，兇手又舉槍，發了數彈，丁仁傑、曹叔實，都受了傷。與國霖同夥的王介凡，當場中槍身死；潘甫庭當

場受傷，不久病故；餘犯都乘機逃走。同志余建光，趕把其美從地上扶起，血流如注，兩頰微動，已不能說話！

其美終於達到了「犧牲一己，以償我黨代價，以挽我國弱風」的願望了！

丙 身後二三事

陳其美的故事，寫到這裏，應該擱筆了。但關於陳其美的身後，還有數事，讀者諸君，一定也很想知道，特再拉雜的寫幾段：

其美被刺案發生後，法租界捕房緝兇，捕獲許國霖、宿振芳兩名。許在法公廨供認：謀殺案是由朱光明主使，為政府辦事，價格十三萬元，其目的先辦政府最忌的陳先生；關於暗殺的佈置，是由程子安、許國霖，在上海假設鴻豐煤礦公司，向日商商議押礦，借約由王介凡轉知李海秋，介紹陳先生入勾；由許國霖、程子安、王介凡、李海秋、及日人分乘馬車，前往薩坡賽路十四號；由程子安召集王殿章、王潤甫、王子連、潘甫庭等，各帶兇器手槍和石灰包；由杜福生擔任租賃汽車，預備脫逃；由宿振芳在弄口把風。宿在法捕

房兩次供詞，承認：程子安奉張宗昌命令，暗殺陳先生；許國霖、王介凡、徐豐山、王典章、尹子光、王恩普、蔡阿六等，都受程的指使行事；他自己亦受程命，在門口把風不諱。按照審判的程序，本案由法公廨判解上海地方檢察廳，上海地方檢察廳移解上海地方審判廳，上海地方審判廳判決後，再呈報江蘇高等審判廳核判。在地方審判廳，許宿兩犯，忽然翻了口供。他們不承認暗殺，祇說借款事陳先生要多借二十萬，作革命經費，王介凡等嫌他太苛刻，乃起謀殺之心。地方審判廳為北京政府開脫關係，也把許國霖在法公廨原供，受朱光明囑使，為政府辦事，賞格十三萬，其目的先辦政府最忌的陳先生」，及宿振芳在法捕房兩次所供「程子安奉張宗昌命令，暗殺陳先生」等語，絕對不問，僅認定下項事實：「鴻豐公司因陳先生有多借二十萬之酬金條件，憤其太苛，決議暗殺」，而判以「許國霖教唆王程等暗殺，屆時共同前往，教唆於前，實施於後，……自應重嚴懲處，處以死刑；宿振芳望風，屬於消極進行行為，亦屬共同正犯，惟情節尚較許國霖為輕，處以一等有期徒刑」。江蘇高等審判廳的承審法官，對許國霖更以「雖係同謀，究非主動」

爲理由，寬免了他的死刑；同時駁斥了檢察官加重宿振芳罪名的聲請。許國霖既被認爲非主動者，而主動者究爲何人，却沒有去澈究。這一震驚全國的慘案，就算是這樣輕描淡寫地被宣判，和執行了！

五年六月五日，袁世凱病死，距其美的逝世不過十九天。論者都說其美的英靈不泯，終於奪取了袁氏之魄！

六年五月十三日，其美靈柩由上海歸葬於吳興峴山南麓。峴山一名顯山，距吳興城南門外二里，拱衛城牒，有如湖北峴首山之於襄陽，故名。山的周圍不過一里左右，并不高，但爲浙西名勝之一，唐韋景先、李適之、顏魯公，宋倪文節、蘇東坡，元趙子昂，明劉伯溫、侯君錫、湯世賢，清吳綺、朱彝尊諸人，都曾在那裏登臨過，或者建築亭園，爲嘯傲題詠之地，所以古跡頗多。雖峴山幾百步，爲碧浪湖，波平如鏡，一清見底，浮玉塔峙立湖中，道場、金蓋諸峯，環繞在它的周圍。從峴山遠眺，氣象萬千。在其美墓的左邊，有溪水數股，由此合注於碧浪湖。並有一顯化寺，古樹參天，氣象森嚴。墓道的入口

處，是一石坊，鑄有孫中山先生親筆書額「成仁取義」四大字，以及其美親友輓送的聯額。由石坊進去，先到墓門。再進，走上石級，爲兩旁墓道，分第一階第二階。墓的週圍，遍鑄孫中山先生、蔣公中正、胡漢民、戴季陶、于右任、黎元洪等的誄文。海內外各級黨部同志誄詞亦不少。墓碑「陳英士先生之墓」亦中山先生親筆。墓碑前有大石柱兩根，則分鑄着其美生前於民國四年間自撰的聯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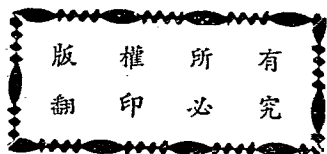
扶顛持危，事業爭光日月；

成仁取義，俯仰無愧天人！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

潘公展
印維廉
主編
勝利出版社印行

第三輯 學術先進	第二輯 歷代賢豪	第一輯 民族偉人	
老墨子 孫武子 屈原	管仲 句踐 班超 諸葛亮	黃帝 夏禹 孔子	書 名
張默生 羅根杰 楊國恩 游國疆	王毓瑚 衛聚賢 黃文弼 祝秀俠 易君左	錢含英 張含英 黎東方	作 者
班昭 韓愈 玄奘	武則天 王安石 岳飛 文天祥	秦始皇帝 漢武帝 唐太宗	書 名
朱俊俊 李長雷 蘇淵之 段天炯	藍文徵 陳嘯江 鄧廣銘 王夢鷗 鄭鶴聲	顧頡剛 繆鳳林 羅香林	作 者
顧炎武 曾國藩 梁啟超 章炳麟 其餘書目 不及備載	戚繼光 鄭成功 洪秀全 林則徐 陳其美 蔣天樞 鄧德坤 羅爾綱 魏應麟 潘公展	成吉思汗 明太祖 孫總理 吳香林	書 名 作 者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國歷代名賢 陳 其 美
故事集第二輯

定價國幣二千元正

著 作 者 潘 公 展

發 行 者 印 維 廉

發 行 所 勝 利 出 版 公 司

南京中山北路三三三號

上海辦事處 上海廣東路一七〇號

上海塘沽路二八〇號

南京分公司 南京太平路一五〇號

廣州分公司 廣州惠愛中路一六八號

北平分公司 北平西長安街九七號

台灣分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

沅陵街一段二三號

青島分公司 青島聊城路八十三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初版 (1/1 滬)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marks, possibly including the number 37.

30
27.6
1